

第十九屆紅城文學獎得獎作品

獎項	作品名稱	系級	姓名
第一名	致顧城愛的李英	造形藝術學系	羅*
第二名	手機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林*靈
第三名	傻瓜相機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高*荃
佳作	鏡子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沈*琪

新詩得獎作品目錄

佳作	烏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位學程	白*義
佳作	心靈垃圾桶	視光學系	游*慧
佳作	走不到終點的人們	視光學系	母*綾
佳作	晝夜吸血鬼	餐旅管理學系	王*君

致顧城愛的李英（第一名作品）

或許重來 妳依然選擇與他相愛

是孤獨 內心的渴望

是忍不住 詩人的情話

是默默寫下扭曲的篇章

只因為他說這是愛啊

或許妳和她流了相同的眼淚

同樣犧牲 卻被視為活該為愛疲憊

同樣身為一朵花 妳綻放著卻任憑踩踏

同樣身為女人 擁有脆弱的身軀和靈魂

只因為他說這是愛啊

或許是出於自私選擇離開

妳說妳從未想過傷害誰

妳承認錯誤卻沒有勇氣結束

妳明白以愛之名的傷害是最大的傷害

可是他說這是愛啊

手機 (第二名作品)

我看著你 你想著她

看著她

你的眼底盡是迷戀

所以 你可以拋開一切瑣事

只為了 看她

不吃不喝、不眠不休也無所謂

她的每個動作

觸動著你全身的每一條神經

無時無刻 如影隨形

她佔滿了你的心

你等候著她的呼喚

立即回應

你說 她

滿足你所有的需求

開闊了你的視野

增長了你的見聞

使你的生活變得多彩多姿

有了她

你一點也不無聊

但 你知道嗎？

她是我們之間的第三者

她 已經深深地滲透

介入了我們的生活

而我 不能找她談判

不能問你

要我？還是要她？或者說

是它？

傻瓜相機 (第三名作品)

好的照片 拍出 實在困難

快門的時機

光圈的大小

焦距的長度

所有完美 缺一不可

其實並不需要

傻瓜相機的特色

就是再傻的人 都會操作

無需學習

鏡頭瞄準 那個人 她的身影 時時刻刻

一切自動

因為你 我成了傻瓜相機

鏡子 (佳作作品)

清晨

是一天中與他第一次的相遇

在他眼裡

我

如此的邈邈

而在我眼裡

他

如此的乾淨

他如觸不可及的存在

懸掛在我的世界裡

讓我悲傷又孤寂

鳥（佳作作品）

他寫上致死的宣告，

從窗外看，

烏鴉劃破了彼岸的天空。

黑天鵝跳起了天鵝湖，

巧妙地用韻律編織著希望和絕望。

看著照片，

那是離他而去的藍鳥。

在窗口，

一躍而下化成了燕子，

飛向世界的盡頭。

心靈垃圾桶 (佳作作品)

這時垃圾桶終於起了作用

平常被擺在角落 虛度了生活圈

朋友只剩會幫你分類的阿婆 每天談心

兩邊丟 兩邊丟

不是資源回收

是丟進了無邊境的苦

是廚餘嗎 不我才是

至少你們擁有過

一般垃圾資源回收 我們靠的好近

其實我們打從心裡不喜歡阿婆

所以常常故意溜進對方的桶子

直到阿婆有天很好心的徹底分類

我們才懂得思念

被丟到好遠好遠

走不到終點的人們 (佳作作品)

是甚麼樣的愛情，埋伏在遙遠的未來

每個人都拿著各自專屬的號碼牌

排隊領取著屬於自己的愛

逃了，招架不來的是我那矛盾的心靈

渴望著甜蜜的果實，求著

卻又享受自由的天空

矛盾又帶著一絲絲的痛快

感情就如同一甕放在心中已久的佳釀

沉得越久將會越香，越濃

今生此時，我的路途尚未結束

而我在等候的那，等了我五百年的樹

是你嗎？

我將回頭跑向那最始的起點

晝夜吸血鬼 (佳作作品)

一年四季皆有你的蹤影

結伴探索世界

揮動著翅膀

搜尋著佳餚

細針接觸肌膚

如種草莓般親吻著

感謝你的愛戴

白皙的軀體

接受熱情洗禮

大小不一的腫塊

紅豆冰 最完美的傑作

幸運的你

得意的在空中飛舞

炫耀著啤酒肚

倒霉的你

接受人類鼓掌

紅花四濺

落地聲響

散文得獎作品目錄

獎項	作品名稱	系級	姓名
第一名	閱讀與我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位學程	阮*哲
第二名	棄養	機械與自動化工學系	林*霆
第三名	四季之歌	視光學系	劉*均
佳作	303房號的飼養記錄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張*芹
佳作	樸實暖與距離美	視光學系	黃*煊
佳作	夢回紫禁城	視光學系	白*儒
佳作	早不修	視光學系	楊*峰

閱讀與我（第一名作品）

我的母親是一名小學教師，而那所學校有附屬的幼稚園。

這就意味著，從三四歲開始，當其他小夥伴興高采烈回去玩耍的時候，我還得在學校等待母親完成她繁重的工作。

母親是一名對教育有熱忱，認真的好老師，同時也代表著她常常會留下來。幫學生輔導課業也好，準備新的教學器材也罷。仔細算來，也許我的童年待在學校的時間比在家裡還久。

於是，怎麼在學校裡打發時間，成了年幼的我最在乎的事情。那時學校後方有個迷你動物園，但是養在那裡的只有幾隻烏龜。我試著去尋找在我入學前就離家出走的那隻變色龍——而且我發誓，有幾次我確實看到了，但是同樣認真於事業的訓導主任永遠都是我的頭號大敵。

在訓導主任和母親聯手之後，我被強制勒令不能出去放肆了。母親甚至還買了一個有鈴鐺的小手鏈在放學後給我帶上，好讓埋頭工作的她能隨時依靠聽覺掌握我的動向。

直到有一次，母親帶我去學校的圖書館。

那時候電腦還沒普及，全校也就圖書館後方有著幾台方糖似的老爺機子。我那年輕有幹勁的母親自然成了校內少數能使用電腦的人才。

而我，也在那個時候，開始了我人生第一次的閱讀。

這一切都很理所當然不是嗎？

我打小就是個坐不住的小孩，而我母親為了使用那裡的電腦器材進行工作，會三不五時地就會帶著我往圖書館跑。

圖書館成了我的遊樂場，我試著把能看到的書都拿出來然後再放回去——至今我自己都不清楚為何當時會對這個遊戲樂此不疲。我也試過把那些書當做積木來玩，然而就如我之前所說的，訓導主任永遠都是童心、好奇心與創造力最大的敵人。

被訓導主任“指導書本正確的使用方式”後，我迫於她們的淫威，只能翻著書本玩。

然而好奇心這種事情向來都是宜疏不宜堵的，漸漸地，我對那些鮮艷的配圖失去了興趣，注意力開始放在那些黑色的符號上。

我試圖理解那些書本每一個字的意思，但那又豈能是一個幼稚園孩子所能理解的詞彙呢。

我的母親自然成了我的解答專家。

好在我這次的愛好和好學生較為接近，所以也沒收到多少阻礙。

甚至在我多番騷擾下，我母親給我遞了一本詞典，教會了我如

何查詢不認識的字眼。

按照我母親的說法，當時我的較真勁可說是一絕，一個詞查了不明白，不要緊。依樣畫葫蘆地把那些字當做鬼畫符一樣畫下來——可別說，還真的畫得似模似樣的，然後再一一翻著詞典確認。

說我那時沉浸在文字的海洋裡也沒有錯，因為文字與我而言都太不可思議了：

沒有色彩，卻讓我看見了彩虹；沒有溫度，卻讓我感受到了冷暖；沒有時間，卻能帶領我穿越古今；沒有感情，卻讓我體會到了喜樂與悲傷；沒有聲音，去讓我感受到了蟲鳴鳥叫；沒有速度，卻讓我的心時而緊張得快速跳動，時而平緩得好似在時代的溪流上飄蕩，一經夢醒，已過千年。

在那小小的圖書館裡，隨著那一撇一捺，我看到了一個個嶄新的世界。那裡固然還會有著我們這個世界同樣的悲傷遺憾，算不上伊甸園或者烏托邦。但是這些文字卻一次又一次觸動了我的心。讓我無法自拔。

有趣的是，學識的增長並不是我那那一段時間獲得唯一的好處，我的身高亦然。套一下達文西的進化論，生物會依據需求進化。

那麼想必長期在圖書館踩著凳子墊著腳尖就為了拿到自己想

要的那本書的我，應該是卯足了進化成高個子的動力吧。

直至今日，我還是喜歡在閒暇之際，拿出一兩本故事慢慢閱讀。

就好像兒時那樣，再一次前往書中的世界。

棄養（第二名作品）

奮力用頭頂出箱子，啊！這是什麼地方呢？我在一條黃土上布滿碎石子的小徑上，路邊的雜草高過我的身子，闖進去怕會迷路吧？雜草叢林的外圍是更高聳的樹林，我抬起頭，看著樹梢那一小洞天，灰黑的雲層像是一條沾滿水的破抹布，只要輕輕一擰就能擠出水來，如同我眼眶中強忍的淚水。

環顧四周，除了那一絲絲剛剛汽車留下的汽油味之外，這一整座森林就只剩下我這一個外來者，空氣中瀰漫著風雨欲來的詭譎氣氛，我感到孤單、害怕、不知所措，媽咪！你在哪裡？你真的狠心拋棄我了嗎？你還記的我們相遇的那一天嗎？那時，小雨綿綿密密的飄著，我虛弱的在車陣中匍匐著，不知道自己來自於何方，更不知道要往何處去？但本能驅使著我前進，彷彿是要為生命找尋出口。就在我精疲力竭，再也無法移動之際，吱！的一聲，尖銳的剎車聲劃過天際，把我從虛無飄渺的世界拉回到了現實，你匆匆地跳下機車後座，蹲下身子，輕輕柔柔的把我捧到手心裡，從此，你說你是我的媽咪，我有一個溫暖的家。

接下來的日子是多麼的美好愜意，你寵我、呵護我，陪我玩、對著我說話，我最愛靜靜地窩在你的懷裡，讓你溫柔的撫

摸我的背，在寒冬的夜裡互相依偎，溫暖彼此。更愛在夏日的午后，懶洋洋地趴在樹蔭底下，你躡手躡腳的走向我，以為我沒察覺想嚇我，我屏息聆聽著，在你最接近我的那一刻，倏地縱身一躍反撲向你，你笑開了懷，和我在庭院裡追逐、嬉戲。我以為日子會一直這樣過下去，我這一輩子就是要永遠與你相伴。然而，太幸福是會遭天妒的，你開始變了，每天一大早就出門，好不容易在夜幕低垂時盼到你歸來，你只冷冷地看我一眼，就躲到你的房間裡，我在門外呼喚你，想要你陪我，想讓你知道我有多麼地想你，你卻對我視若無睹，於是我心急了，聲嘶力竭扯破了喉嚨想要引起你的注意，你的門還沒開，他們卻先來了，責備我破壞寧靜、害你無法專心讀書。

我好孤單，雖然我們生活在同一個空間，我卻感覺你距離我很遙遠，彷彿有一道隱形的牆橫跨在你我之間，我找不到出口可以進入你的世界。但日子總是要繼續過下去，於是我開始自己找樂子，從客廳的沙發到廚房的餐桌，到處充滿好玩的遊樂器材，我盡情地跳躍、翻滾，用我的尖牙利爪與假想敵作戰，看著滿地被我撕裂的棉絮，帶給我前所未有的刺激與快感，尤其是在聽到你們的尖叫聲時，我得意地發現，我又成功地引起大家的注意了。然後，終於在某個夜晚，我重回到你的懷抱，

你抱著我和他們激烈的爭吵著，他們說是我害你功課退步了，又說整個家快要被我毀了，我感覺到你那瘦弱的身子為了替我說話而微微顫抖著，我抬頭望著你的臉，看著你臉色的變化，從憤怒轉成委屈，到最後妥協的低下頭來，我看到了你眼裡的無助，卻不知該如何安慰你，在你起身離去之前，你輕輕地放下我，說了一句對不起，我緊跟在你身後，你卻猛然關起房門，從此我們屬於兩個世界。

此刻，雲層深處傳來轟隆轟隆的巨響，我仰望天空想要大聲吶喊，乾枯的喉嚨卻擠不出一絲聲音，彷彿聽到我驚恐急促的心跳聲，豆大的雨滴隨著心跳的節奏，咚！咚！咚！的落下，不行！在大雨沖散你的氣味之前，我要趕快行動，滂沱大雨猶如千軍萬馬在我身後追趕著，在模糊的視線中，我不停地找尋你的身影，直到黑暗將我吞沒。

四季之歌 (第三名作品)

含苞待放、綠意盎然的春天總是令人讚嘆，這鬼斧神工的美景渾然天成，暖陽燦麗的春日，天澄澈似蒼穹彩霞，悠悠白雲追逐嬉戲，遠山慵懶地斜臥在前，讓人不由得醉在幻境中不願甦醒。曾經，有對享受退休生活的老夫妻，其白首情牽、鶼鶼情深的畫面總令人稱羨，堪稱人世間絕妙的「鴛鴦仙侶」。然而生命的太極圖總是黑中有白，白裡透黑，仙侶的定義既是彼此歡情昇華的加溫計，卻也是悲情醞釀的催化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此刻，那鑄刻在心裡的倩影僅存孤身一人，空氣中依稀抹上一縷淒傷，感嘆何時能了？人總是想停留在過往，釘住光陰的足跡，擺脫無常的束縛，但「韶華不為少年留，春光總被多情傷。」凡夫俗女的我們怎能看透？即使看透又有幾人能真正飄然釋懷呢？侈談「緣起時懂得珍惜，緣盡時懂得放下，無愧無悔自能豁達忘憂」，最終只換得一場空！

薰風習習的夏天，豔陽辣手摧殘大地，那奪人心魂的夏夜鋪天蓋地而來，霸道地席捲各個角落，狂放卻與寧靜達到巧妙平衡，月光照得大地一片敞亮，似芭蕾舞者旋轉、跳躍，任真自得，毫不矯情。夜又闌，人已靜，月影唯美，樹影透亮，唯

一不變是孤獨一人的羈絆。曾經，我也有約，但默默駐守，靜靜鵲候，卻只能呆呆在皎月樹影前落淚而一無所有。就如同「有約不來過夜半，閒敲棋子落燈花」的惆悵無奈。匆匆年華似江流，日夜東奔而不停歇，孤寂也在這脈動的洪潮中轉換遞嬗，醞釀成醒人仲夏夜夢的一壺苦酒，唯一永恆的是眾人皆醒，唯我獨醉。雖說放下我執，即能苦樂驟轉，然而苦的似乎永遠是癡情的我，夜何其長，而晝為何遲遲不來？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似彩蝶翩翩，似雪舞盈盈，似飄煙裊裊，身雖相隔，心卻相繫，壯麗而淒美的故事，那是堅貞，那是不朽，也為秋天增添一分浪漫氛圍與期盼。北雁南飛，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楓槭共雲霞一色，綺景當前，卻是多少子女離鄉背井、含悲灑淚的季節。月是故鄉明，人是故鄉親，但月明心暗，月圓人難圓，令每逢佳節倍思親的遊子惆悵煎熬，痛斷肝腸，杜鵑在樹上放肆悲鳴，那凌雲的壯志成了萬里豪情的故事，堵住思潮卻止不住淚水。「明月皎皎樓中樓，歸蹄急急愁上愁」，唯有斷腸人靜靜聆聽那千古悲歌——不如歸去，而我就是那悲啼的杜鵑！

寒風凜冽、傲雪凌霜、寒梅盛放的冬天，「梅須遜雪三分白，雪卻輸梅一段香。」荳蔻年華的隆冬時分，一家人驅車賞

梅，爸爸駕車的手冷冰冰，我感受濃烈親情的心卻暖呼呼。媽媽啟開玉米濃湯的熱煙恰似茫茫白雪的迷離仙境，這種梅雪相映的景致是我一生最美的風景。梅花努力傳香，聞其芳澤已然精神颯爽，感其魂魄更有一股堅毅卓絕的特性在心中澎湃洶湧，初時似一盞山林清泉，偶然啜一口就留下心中永恆；次若一池曠野冰湖，輕輕嚐一瓢便覺周身通電；終如一陣碧海潮瀾，淺淺一觸踝，瞬即沁肌浹髓，通透全身筋絡。我愛梅姿俊秀，更愛梅芳撲鼻，享受那種無入而不自得的悠然雅興，為我注入挺脊前進的動力。

布萊克說：「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雙手握無限，剎那即永恆」人生是一次又一次離別與相聚的宴席，只要留下片刻的美景，就可以成為永恆的記憶，沒有「在天願做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的海誓山盟，卻滿懷「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情』綿綿無絕期」的亙古永恆。酸甜苦辣交融的四季所帶來的不同感觸，就如同喜怒哀樂共譜的心情協奏曲，每個剎那都深深觸動蟄藏的靈魂。我愛.....

《303 房號的飼養記錄》（佳作作品）

前言：以下所有內容節選自我們在清理房號 303 時所發現的記錄本，為了方便閱讀，我們對部分混亂且過激的文字及段落進行了必要的刪減和整理。

十八歲那年夏天，我瞞著家裡養了一隻全身漆黑的狗兒，偷偷地將牠藏在三樓，我的房間。

尚未長開的小犬正處於長牙的年齡，無論任何東西只要湊上前去，牠張口便要咬。牠亦將好奇心貫徹的十分徹底，在房裡四處搜索，像是草原荒漠裡的雄獅，巡視自己的領地。每當發現了「侵入者」必定要教訓一番，先是惡狠狠地撲上，用著仍稚嫩的聲線吠叫幾句，恨不得撕碎的樣子。幸虧，小傢伙恰好趕上了暑氣蒸騰的夏季，近乎整日運轉的冷氣機，堪堪能掩蓋住牠不曾停歇的輕吠以及滿房間鬧騰而弄出的聲響。

相處一段時間後，我發現這黑乎乎的犬兒似乎更樂於站在房內的至高點——書櫃。牠喜歡在午後來幾個跳躍，輕巧地攀上櫃子，然後態度慵懶地趴下，半眯著眼看我，我深深覺得比

起印象中總是精神過於充足而顯得憨傻的狗，牠更像隻貓，至少在那段時間。

「小黑，下去。」

不知道為什麼，我所飼養的狗和別人不一樣，牠總是很特別，比如龐大的身型。小黑一歲時，體型卻已經逼近一隻成年的中型犬，自牠長成這樣的身子之後，只要逮著我分神的時候，便會毫無猶豫地撲上來，化身為堅韌又穩固的巨石，壓得我喘不過氣。

「體重肯定是超標了。」我想。

其實對於小黑，我抱持著些許的害怕及擔憂。當然，多數時候牠不大理會我，或者說我根本無法指揮或引導牠，無論是零食、散步或玩耍，牠都不屑一顧，偶爾牠會罕見的有了興致，用墨色的眼睛緊盯著我看，半晌，便又自顧自地撇過頭去或坐或趴，看上去一副百無聊賴的模樣。

牠擁有良好的視覺和敏銳的聽力，更擅長使用靈敏的嗅覺，透過這些逐步搜索，一點一點的尋出秘密，就彷彿能洞悉我的所有，無論藏匿在何處，牠都能找到並將其擊破。為此，小黑會開始長期的謀劃，一邊佯裝馴良順從地哄騙我，暗地裡則給獠牙塗上了毒藥，在我深陷入牠蜂蜜般精心佈置的陷阱之時，狠狠地咬上一口，隨即叼銜著勝利，愉悅地輕晃起毛髮蓬鬆的尾巴。或許我該這麼形容牠，作為一個機會主義者，善用謀略來達成目的乃至隱藏在陰影底下伺機而動，皆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事情。

另外，小黑特別挑食，市面上的狗食都不被牠所青睞，可牠終究會因不進食而饑腸轆轆，最終顯出野性。在此我們不妨大膽地猜上一猜，牠最喜歡什麼？

牠依靠「我」而生，卻日日夜夜蠶食著我的生活，寡廉鮮恥地試圖吞噬我，撕裂我的精神與活力，啃食我的時間，一天當中的二十四小時被牠不曾修剪的爪子切割成了無數個，時間明顯地放慢了。何況小黑手上拿著一副好牌，先手為質疑，失眠和焦慮是牠的誘餌，漸漸迫使我將外面的一切阻隔在外，最

後順利的將我囚禁在總計約略四坪數的房內，徒留下我與牠獨處，半死不活。

放著不管的話，終有一天我會和牠一同走向人們始終未能探明之處吧。

「一開始就在重複，所有的感覺都變沉淪。」

筆記的最後寫了這樣的一句話，卻又被用紅筆用力的劃過，塗改掉了。仔細觀察你將會發現，即使模仿的完成度極高，可前後兩者的筆跡確實不同，推測應是出自不同人之手。

「早點休息，我想明天升起的第一縷陽光，是溫暖、是希望。」

樸實暖與距離美（佳作作品）

「這是我第一次對妳的眼淚，沒轍...」我們之間的溫度，突如其來的下降到了冰點。

「欸！我們同班耶！」這是我們重逢的起點，國中就認識的我們並沒有特別要好，談話溫度大約在攝氏 12 度，含有著些許的尷尬。「老師今天說的...」是我們互相取暖的火源，開始了陪伴彼此的生活、培養起無可取代的默契、建立那沒有退路的聯繫。

有人說，聊天會把心也聊走，我想，就像我們這樣吧？18 度的起初，只是隨口聊聊；20 度的後來，享受分享的喜悅；25 度的最後，竟成為撥動情緒的每一句話。你對她的笑容，你對她的溫柔，你對她的一舉一動，我竟看的如此沉重。你對我的貼心，你對我的信任，你對我的真摯神情，我竟感到如此心動。畢業了以後，還能如此的溫熱嗎？如果不把握最後的機會，是不是就沒有升溫的可能了？「誰都不是完美的人，讓我們一起努力變得夠好吧！」從此我們成為了沙漠中也不嫌熱的 40 度，好像隨時有綠洲一樣，從不擔心生活的現實艱困。因為有你，

天氣晴朗或下雨，只要有你的地方都能成為我的目的地。但，真實不像童話故事那樣的美好，彰化與屏東的距離讓我們只能用文字表達感情、用圖片抒發想念、用似真似假的聲音陪伴對方。太過依賴的我時常跼著脾氣為難你，你仍是用那個吸引我、拐走我的溫暖，耐心的哄著我，我也霸佔著你的愛，肆無忌憚毫不克制的胡鬧著。但，總是單方面付出、單方面的用心、單方面的委曲求全，感情怎麼會長久呢？原來在不知不覺中，我們逐漸降溫不到 20 度。

「妳也知道我不是隨隨便便的人，但，我們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我們是大家眼中感情要好、沒有任何不合之處的兩小無猜呀，我怎能接受這樣的話語？我流著眼淚試圖挽留，說好一起變好的，我知道自己缺點的，或是你不喜歡的地方可以告訴我，等我，我可以改的呀！「這是我第一次對妳的眼淚，沒轍……」我們之間的溫度，突如其來的下降到了冰點。我知道，一切都沒有轉圜的餘地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臉皮厚到堪比鱷魚皮，時不時去打攪他，持續分享我想念他的每個細節，不斷述說我低潮的小情緒，卻沒有為他著想過，他提分開也很難過，感情割捨也很沮喪，何苦又要承擔我的無理取鬧？

「妳打算這樣子一直下去嗎？」這把刀刃狠狠地刺中我的心，完全不帶任何情感，連一點同情心也不願意給我了嗎？我在深夜用棉被蓋緊了頭，深怕哭聲驚動了室友，我一個人難過就好。

十幾個小時過去，我的心情卻異常的平靜，有種很扎實、很認真活著的感覺，不再像以前那樣行屍走肉，帶領我走出這段情傷的人，竟然也是他。是啊！他並不是不帶情感、不關心我，是希望我別再墮落好好過生活，是他相信我的能力、肯定我的行事為人，每句給我的建議都是那麼真實不虛偽，若不是確認彼此真心對待，誰敢說出忠言逆耳之語？從那一天起，無形的信任便再次暖起我們之間的感情，不奢求 40 度的轟轟烈烈，只願 27 度的我們能長長久久。是你，讓我經歷青春中的酸甜；是你，讓我感受被寵溺的幸福；是你，讓我體會失去的傷痛；卻也是你，讓我明白適當的距離才是美。謝謝你，我的青春。

夢回紫禁城（佳作作品）

睜開了眼，華美的紫禁城映入眼簾，此時的我猶如半夢半醒之間，置身在這紫禁城內。步入養心殿、走至龍椅前，望著它，因它，有多少帝王家反目成仇；又有多少血和屍體才能造就一代帝王的上位？它，緊緊天下，擁有它是多少人的夢。皇帝君臨天下，但此般榮耀也不過在於順眼之間，隨後而來的卻是血流成河的爭奪，以及另一位皇帝的上位罷了。

紫禁城，如此雄偉且華麗的建築，它，見證了清朝的興盛，也親身經歷清朝的滅亡。一代皇朝的興盛，它在；一代皇朝的滅亡，它也在。如今清朝已無，它依舊宏偉的矗立在人間，給予我們，「景物依舊，人事已非」的感慨。感嘆，一代皇朝終究會滅，然而紫禁城卻一直都在，就像在告訴世人，天下依舊在，卻無永遠的霸主。如同花開雖美艷，終將落於塵土是如此的現實及慘忍。

置身在此，望向天空，一樣能看見藍天白雲，卻被四周屋簷給框出一個四方形來，無法看見天空的遼闊，只能看到天空的一小角。如同困獸般渴望著遼闊的天空，想來古時候住在這裡的帝王家也一樣吧！雖然擁有榮華富貴，卻是用一生的自由去

換，一生都無法當自己真正的主人，只能安份度日，或許這就是為何人們總說這句話的原因吧，生在帝王家，情非得已……。

在后宮之中雖無朝野的鬥爭，卻有生兒育女的壓力。母憑子貴，對女人而言是多麼慘忍的一件事，進了后宮雖享榮華富貴，但伴君如伴虎誰知哪天逆了虎毛，就是株連九族的重罪啊。宮外的婦人羨慕宮中：宮中的娘娘渴望自由，是多麼諷刺的事啊。

身旁的景物雖華貴，然而當置身於此並無感到自身尊貴無比，相對於有一種無形的壓力朝我襲來壓的我無法透氣。夢醒了，身旁的景物回歸平凡樸實，然而空氣裡有自由、有輕鬆有的一切，有多少人想夢回紫禁城在清朝繁盛的年代，當上帝王，但卻無法看清帝王家背後的一切。雖然能夠坐擁天下，但卻失去自由甚至連『愛』這個字都不可能出現在生命裡，如此活得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人生真的想擁有嗎？或許當看到眼前的江山和天下誰又會去想到這些呢？得到天下又如何？失去自己所愛、自己所想這真的是理想中的人生嗎？功成名就、榮華富貴一切的一切如同一朵浮雲、一縷雲煙，終將幻滅。但卻是多少天下人的夢啊，來人世間走一回，卻因夢而痴狂，為夢而醉；為夢而醒，如此癡瘋枉費為人。

夢回紫禁城，這一趟看盡了帝王家為天下之爭，也因天下而亡。雖成為天下的帝王，卻敵不過無常，有朝一日還是會有他人取而代之。如今那曾經許多帝王所爭的天下，依舊存在，然而爭奪它的人已經不起時間的流逝、躲不過死亡的來臨，一一離開那張龍椅，墜入塵土。這代表什麼，代表著世上一切萬物沒有任何一樣是我們能夠擁有一輩子的，當下抓住了卻中有鬆手的那天。看看那些已逝的帝王再看回自身，心中是愉悅的，因為我擁有廣闊的天空和自由的人生，呼吸著無任何束縛的氧氣，如此簡單又平凡的人生雖無掌握天下，但卻能遊歷天下，擁有了但卻無法探究，相比之下至少我是自己人生真正的主人，名利如曇花一現，只有一時，平凡雖簡單，卻是一世。

早不修 (佳作作品)

「叮鈴鈴~叮鈴鈴~」倉促的鬧鐘聲劃破寧靜的黑夜，高中生阿明拖著疲憊的身軀一把抓起了手機，沒錯正是清晨五點半的鬧鐘，口中不由得哀怨的碎念幾句，但一想到學測過後便能脫離苦海，迎向大學生活的海闊天空，阿明頓時提起鬥志。再一番盥洗過後，阿明看著桌上的麵包嘆了一口氣，不是因為麵包不好吃，也不是因為麵包長了黴菌，只是要在睡醒不久後進食，實在提不起甚麼食慾，阿明還是比較習慣在七、八點的時候吃早餐，但校長在升旗時表示不想看到同學在教室吃早餐，要在到校前吃完，因為校長表示在教室吃早餐會影響學習...雖然搞不懂吃早餐是如何影響學習的，但阿明還是「三口併兩口」的吞下肚，這是阿明吃過最難以下嚥的菠蘿麵包，但顯然這不是最後一次。

現在時間六點整，阿明搭上了前往學校的公車，雖然太陽還沒出來，但公車已經是人滿為患了，其中以學生居多，突然一個五官清秀的平頭高中生向阿明打了招呼，只見阿明從頭到腳瞄了一回，看著他那雪白的鞋子及襪子一時愕然，原來是國中時最愛耍帥的阿輝啊！在一番寒暄之後，才知道阿輝的學校不僅有髮禁、襪禁還有鞋禁，正想要客套的安慰一下阿輝

時，阿輝連忙說到某某私校也有髮禁，口氣聽起來就像是訴說著我才不是最可憐的呢！阿明尷尬的看著阿輝一時不知該如何回應，心中想者原來髮禁、鞋禁尚未在台灣絕跡，更是無懼律法的默默傳承下去，在驚訝的同時也帶著一絲無奈，但更多的是幸災樂禍。

在經過一次的轉車後阿明平安地來到了學校，時間來到了七點十分，教室已經有部分同學在教育呼呼大睡了，太棒了！今天早修不用考試阿明連忙趴在桌上補眠，正當與周公對奕至高潮時，廣播聲破空而來，是升旗時間到了，同學們睡眼惺忪地到了操場集合，雖是艷陽高照的但和該慶幸正值冬季，省得一番汗流浹背，在氣若游絲地唱完國歌後，接踵而來的是校長的致詞時間，從國小、國中、高中校長講得總是一成不變、換湯不換藥，阿明不禁懷疑校長們是不是都有一本致詞寶典呢！忽然天際風雲湧動，七彩祥雲現蹤，天空突現鳳凰展翅雲象，正當眾說云云這次是哪三個市長合體時，原來是校長的致詞比平常少五分鐘，麥克風接力棒中終於傳到壓軸的教官選手，不負眾望一頓不明所以的劈頭就罵，升旗就在光陰虛度中畫下了句點。

在延後上學的聯署達標後，教育部也回應每周至少二次不

用參加早自習，有的學校視若無睹，有的學校果斷把早修廢除，但早修真的那麼一無是處嗎？我們不得不來探討早自習初衷，早修源起於日本，當時日本人認為早起讀書有利於學習，就像是一日之計在於晨的道理依樣吧！在台灣面臨日治時期時，日本人把早自習的習慣帶來了台灣，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早自習便沿襲至今，雖然一度曾下令廢除，但在各校默契下的忽視下便不了了之了，而在近期的研究發現猶豫褪黑素分泌的時間，青少年的睡眠時間會比成年人晚，比成年人更晚睡晚起，有許多國家將上學時間延後，日本也早早將早自習廢除了，台灣成為唯一擁有早修的國家，而在實際使用上除了升旗與考試外，絕大多數的同學會選擇把握時間好好補眠，升旗在阿明的故事中已顯示出是個沉冗的活動，如真有要事宣傳，在資訊化的社會中更有效率的替代方式自然不勝枚舉，而考試不僅有違把握時間學習的初衷，在全球上學時間最長的台灣更是顯得多餘了。

身為大學生的我，早自修於我似乎如雲淡風輕了，在擁有公投投票權後，我不由想起高中公民老師講過的一句話，只有把投票權年齡下修，台灣的教育才有機會改善，因為許多人只在乎與自己有關的事情，只在乎自己的得失利弊，對於其他的

公共議題多持漠不關心之態，更甚著便會見不得別人好，在投票權下修後問題才容易被看見、被關注。審己以度人，我想不知不覺對於社會熱忱，也隨著年紀增長而消滅，在國中面臨山大的會考壓力，師長們總說考上好的就會如何如何，但實際考上高中後，面臨又是新一波的學測，在這六年不管在家裡或是學校，老師或是家長都會要求孩子用功讀書就好，對於他事萬不可多費心力，考完後如同脫韁之馬，只想不顧一切得好好放縱，漸漸地養成了不關注時事的習慣，養成了坐視短利的習慣，一聽到後輩有契機可免除早自修的茶毒不禁眼紅了起來，我們當年也是這樣過來的，乍聽之下理直氣壯，但言下是你們憑甚麼過得更好，何不更有風度點，說希望你們能過更好。在民主的社會中每個人都是改變社會的重要關鍵，當我們批評中國政府的專制威權時，不妨思考自己是不是一個有珍惜、善用民主好公民，還是對社會不聞不問，但又見不得別人好的「早不修」。

小說得獎作品目錄

獎項	作品名稱	系級	姓名
第一名	知更鳥的復仇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位學程	阮*哲
第二名	信仰	餐旅管理學系	林*瑄
第三名	吸血鬼與惡魔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林*蓉
佳作	Le destin	餐旅管理學系	張*崑
佳作	天真	資訊管理學系	吳*諺

知更鸟的复仇（第一名作品）

1 鉴定人员

是谁杀死了知更鸟？

是我是我，麻雀说道

是我用弓与箭，杀死了知更鸟……

“喂菜鸟，你那边有找到什么吗！没有的话快点给我过来！”

男子的低喃很快就被前辈的怒吼声打断，他急急忙忙放下手边的事务赶了过去。

他很快就知道前辈找他的原因了——那两大袋同一品牌的咖啡罐，怎么看都不是前辈能轻易拿起的重量。

“哇噻！这么多咖啡，我看他不是连续熬夜过劳死就是自己灌太多咖啡撑死了。”想必任谁看到都会这么想吧——死者的房间一切正常，唯一算上不对劲的也就只有还在开着的这台手提还有这些海量的咖啡罐。

然而回应他的，是前辈的一发手刀，搜证课特产“爱的教育”。

“都和你说多少次了！采证的时候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前辈恨铁不成钢地训斥道，最近一批小年轻不知道是不是看小说追剧太多，动不动就以为自己是所谓的大神探，随便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就以为自己已经破案了。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又往

新人头上补了两记，“我们的工作就是搜集证据！根据证据进行推断可是刑事科的工作！”

“好！来了！！”说着年轻的鉴证人员“让我先把这笔电关了……”

“关机啊！有些内存里的东西可能关机就没了你知道吗！给我就这样带回去！！”

“是！前辈！！”

在慌慌忙忙抱着走的手提电脑上，正好停在几个大字上——

《知更鸟的复仇》

编剧：罗宾

2 影评人

到底，什么能叫做一部好的电影呢？

想必大家的标准都有所不同吧。

有些人觊觎着俊男美女小鲜肉的盛世美颜，有些人梦想着一场肆无忌惮的疯狂，有些人追求着虚拟的梦幻浮华，有些人渴求着一场纸醉金迷的精神盛宴，有些人希望着从中寻找自己的影子与未来……

那么，只要集齐了上好的演技、容貌、技术、场地、大道理等，就能拍出一部让大家较好的电影吗？

女人轻轻一勾嘴角，她可不这么认为。

对她来说，最重要的，始终还是剧情吧。

因为之前所说的，不过是好电影所需的材料罢了。

哪怕不常下厨的她也清楚知道，再豪华如熊掌鹿茸，要是随便泡在水里煮到稀烂，也会变得难以下咽。

不是吗？而今有不少的电影不就是这样吗？浮夸的特效，空洞的剧情，水准稀烂，就仿佛真的在水里泡了七七四十九天一样。

女人呼出一口气，指尖轻轻抵上了唇，眉色间带着些许欣喜。还好，这个世界上还是存在着好的电影的。

已是落幕时刻，就连花絮也在刚刚放完了，女人却放松了自己，将整个人沉入舒适的沙发里。她望着到现在才开始离开的人潮，不禁欣慰道，也许在这个什么都能注水的时代，这真的是一部她近期看得最满意的电影。

会讨论剧情这样也是正常的，毕竟他们现在看的不是其他电影，正是麻雀剧场影视公司旗下电影——《知更鸟的复仇》。

麻雀剧场，取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之意，虽然一开始还是个小公司，但却以品质优良，出片迅速迅速抓住了大把粉丝，更是在短短十年内挤入影视公司榜上前十。可以说，如今麻雀剧场四个大字，已经一跃成为品质保证的代名词了。

就拿这次的电影来说吧，以《鹅妈妈童谣》里《是谁杀死了知更鸟》为基调，佐以抓人眼球的等各大元素，以大家族里各种爱恨情仇的纠葛为准，讲述在一家古堡里发生的连环杀人事件。然而剧情并非这电影唯一出色的地方，不提演技颜值并存的优秀演员，场景气氛灯光等，甚至还完美地在紧张紧凑的故事里插入了乐曲的环节，从这些地方都不难看出剧组的用心。就拿海报来说吧，维多利亚风格加上稍微变色的人物半身像，搭配看起来与剧情有所关联的暧昧台词，显得华丽的同时又保留了一丝丝的神秘感，不得不说非常的吸引人。

想到这里，女人忍不住噗嗤一笑，没想到剧组居然如此大胆，居然在前期宣传就已经藏入伏笔。如此大胆的操作，可以说是对自己的剧情转折非常自信，才会发出这种算得上是对观众挑衅的伏笔。

无可否认，这场盛宴大大满足了她的期待。她相信也满足了很多人的期待，无论是粉丝，甚至推理爱好者。

听着人潮中按捺不住细声讨论剧情那些兴奋的低语，自豪的暗笑就那么不由自主地浮上了嘴角。反正今天也没有其他剧目了，那么自己就窝在这里，在充斥着剧场的余温中，慢慢回味跌宕起伏的剧情，顺便好好构思一下这次的影评内容吧。

五星好评，肯定的。

3 老板

刷新票房记录！

剧组成员受邀参与知名节目访谈！

《知更鸟的复仇》或成亚洲巅峰之作！

如果要有人说对这部电影不断获利而不满，怎么想都只可能是其竞争对手了吧。

然而，就在麻雀剧场的办公室内，坐着一个愁眉苦脸的男人。只见他眉间紧锁，狠狠咬着嘴里的香烟，仿佛那就是他的仇敌一样。

接二连三的喜讯并没有让这个身为老板的男人露出喜悦的神情，即便是不断上升的票房成绩，也难以抚平他的心。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一次的成功付出了多少额外的代价。

想到那张以万位单位的支票，他的胃就一阵抽痛。

该死的罗永昌，这么想死也先把全剧吐出来再死啊！非得他还要额外出钱去买一个本该就存在的结局！

死之前也没想想自己身后的烂摊子要谁收拾！这下好了，以后的剧本要怎么办！这一两年也许还能搞搞翻拍糊弄一下，但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要说底下的人也都是一群混账！饭桶！废物！数十个人居然还比不上一个罗永昌！！写一本好的剧情就有这么难吗！你看罗永昌不就接二连三写出来了！

真是一群不让人省心的货！

他越想越气，硬是将口中的香烟给咬断了，那燃烧着的烟头还烫了他一下。

算了，这些事情还是之后在想吧。

他捂着被烫着的嘴角，恨恨想道。

至于现在，果然还是得先去好好享受一番啊~

满脑子盘算着今晚要这么度过的老板在自己的幻想中总算舒展开了紧皱的眉间，取而代之的是极其猥琐的笑容。

他顶着啤酒肚，想着今晚的纸醉金迷，一脸陶醉地准备离开公司。

反正不管怎么着他还有明天，不像某个死去的人，他可以踏出这扇门体会外面璀璨的人生，享受光芒照耀在身上的滋味。

他一边对自己自我催眠，一边打开了公司的大门。

然而这些闪烁的白光却是如此的现实，如此的冰冷……

“您好，听说之前发现的死者罗永昌是你们麻雀剧场的编剧，是真的吗？”

“纪老板，对于你可能涉嫌压榨员工这件事，你有什么说法？”

“纪老板，据说之前所有作品都是由罗永昌一人所写，那是不是代表着之前麻雀剧场带给我们的感动是建立在对于罗永昌个人的鲜血上呢？”

“你好，根据可靠情报，您还涉嫌……”

“纪老板……”

4 侦探

麻雀剧场影视公司对面的顶楼。

“哎呀，还真是壮观啊——”

刚刚那个被称为侦探的男人，懒洋洋地依靠着栏杆，撑着脸颊，笑看着下面闪烁不断的闪光灯。

好在在此之前就顺利拿到了酬劳呢。

看到剧本的时候就隐隐约约觉得哪里不对劲了，众人的不在场证明和动机模糊而错开，看上去和篇幅略为不符的背景故事，故事情节看似有条理，但是细细读下来会发现其实混乱不堪。不在场证明、动机、死亡次序等，看上去都像伏笔，却又相冲。线索证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仿佛故意让故事陷入了迷雾一般。

就差没直接写上不想完成故事了。

本着对这个现象略感兴趣的好奇心，往下一查，竟然被他发现了编剧发给各个报章记者的邮件。

嘛，他自然是不意外的，想想那个老板当初“迫于无奈”雇佣他的时候那张嘴脸。

还有那张布满不合理条约的合同，无耻程度已经脱离陷阱，成了一张张要钱的血盆大口，可谓将雁过拔毛四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过好在瞎编一个令那人满意的结局，对他而言并不在话下。

他的身手可是在河边走上好几百趟都能滴水不沾的境界啊！

回想老板那时那张因为不得不付出全额报酬的表情，他不由得笑出声来。

既然人家编剧的目的是让这个黑心老板身败名裂，那自己顺着这个计划，编个结局，赚个小钱，也不为过吧~

下面的闹剧眼看就要进入尾声，男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朵他今天买来的黑色玫瑰。

罗宾啊，罗宾。知更鸟，就叫做罗宾。

这就是知更鸟的复仇，是来自罗宾的复仇。

就着对这位编剧的敬意，他放开那朵玫瑰后转身离去，任由它飘落而下，就当做是自己给他的告别式吧。

那么接下来，麻雀的审判即将开始——

信仰（第二名作品）

0.

天元大陸是一塊由多種種族所構成的大陸。

種族大致可歸納為六大類，人族、獸族、妖魔族、天使族、精靈族、神族等。

按照金字塔型態來說人族位於種族最底層，反之最高則為神族，其餘四族無絕對順序，常在其中搖擺不定，變動頻繁。

神族裡的神有些是由元素而生，有些則是靠著信仰而生，其中在神族中最名震天下、威名遠播的是木之元素而生的神族，碧月。

在每年舉辦的神族排序競賽中，她都能位處中央，幾千年從未撼動過，且都是毫髮無傷的取得排位，因此眾神判定她的力量絕不止如此。

可是她的外表.....不是說長的難看，反倒美的如陶瓷娃娃，她是一一女童外表的最強神族。

1.

碰轟！

咻碰！

咚！

石製的巨大競技場中，各種碰撞聲響徹雲霄，多種光芒閃爍在視野裡，煙霧迷漫、塵土飛揚，隱隱約約可以看到數個黑影停滯空中，似乎正觀望著什麼。

競技場周圍的神族也一臉嚴肅的盯著場地中央，有別於場中的人，他們的頭頂有著藍色的百分比數字，從一百到九十。

當煙霧逐漸散去，身處其中的是一位女童，綠髮白衣，精緻的容顏顯得十分平靜，碧綠的眼眸沒有任何波瀾，純白的衣裙微微展開在空中，她環視著四周，冷冷的說，「不過如此。」

多麼的狂妄、多麼的自傲，令人十分不滿。空中的人們看著女童無一不是皺起眉頭，他們各自做出反應，結印、念法、比劃，幾秒的時間，女童的四周被大量法陣、符文包圍，緊接著無數的光束隨之射出，無一例外直直朝女童射去。

只見女童面色不改，她慢慢的抬起手，在與地面平行的那一刻，周圍的時間像被奪取般，所有攻擊靜止在空中，接著她快速的揮過手，隨著動作一股狂風以她為中心擴散到整個競技場，停滯的攻擊在接觸的那一刻化為烏有，風襲擊了所有人。

有些禁不起風勢被強迫退至場外，在離開競技場邊緣的剎那他們的頭上——顯示出百分比，從九十到七十七，那些人的臉上各個都是不甘、憤怒。

女童淡漠的看向頭上顯示著七十七百分比的人，嘴裡喃喃，「二十七百分比……」

在她視線無法觸及的地方，大量的水珠勾勒出數個陣法，不遠處一名藍髮男子勾起一抹邪魅的笑，他輕聲說，「水燦蛇蓮。」

數條水流傾瀉而出，似蛇的前端吐著信子血盆大口向女童撲去，眼看就要接觸到女童時，水流就如撞上看不見的石壁，在五公分處全數消散，男子一臉愕然。

女童沒有看向男子，只是動了動手指，無數的藤蔓從他身下竄出，未來得及反應，他就被捆成粽子扔出了場外，頭上顯示……七十七百分比。

男子近似瘋狂的嘶吼著，「七十七！？這是本尊拿過最低的排位！碧月，這筆帳本尊一定會跟你討回來的！」

碧月冷冷的瞥了他一眼，不帶溫度的說，「本尊？弱者沒有資格如此自稱。」

「哈哈，姐姐說的是呢！更何況……漣返大人，這話您可

說了不下百次，也沒看您哪次討回來過。」白髮綠衣的女童憑空冒出，她踏著輕盈的步伐走到藍髮男子……漣返的面前，滿臉的笑意似是諷刺。

漣返咬牙道，「芊月，你來這裡做什麼？」

芊月環顧四周故作訝異道，「當然是來觀看神族新的排序競賽啊！不然還能來做什麼呢？」

空氣溫度降至冰點，漣返沉下了臉，一條水刃劃開他身上的藤蔓，他站起身，睥睨的俯視著芊月，低沉的語調說，「不屬於神族的人還敢任意踏足神的領地，找死。流紋狂顫。」

隨著話語的結束，芊月的身後浮現波紋，大片的水波衝出眼看就要淹沒她。

芊月就如沒發覺般，臉上的笑意不變。

突然的，綠色光線打穿水波，直直射向漣返的後方，擦過他的耳邊，在競技場上射穿一個洞，漣返僵硬的轉過頭，看著煙不止息的大洞不自覺的冒出一身冷汗，只差那麼一點，被射穿的就不是競技場了。

「她不需要屬於神族，她只需要屬於我碧月就夠了。」碧月渾身散發著不可一世的氣息，以極其優雅的步伐走了過來。

芊月露出一抹燦笑，朝她快步走進，「姐姐，結束了？」

碧月道，「嗯。」

此時碧月的頭上顯示著五十百分比。

芊月望了望還在進行比武的競技場內問道，「要看完嗎？
姐姐。」

「沒興趣，走了。」也不管對方回覆，碧月輕彈了下手指，
光芒閃逝，兩人消失在原地。

留下的漣返渾身顫抖，咬牙切齒，「碧月……芊月……一個
絕對藐視神族排行的人，一個絕對忽視六族地位的人，兩個人
都是罪無可赦！本尊定要她們為此付出代價。」

隨後手一揮也離開了。

其餘的人竊竊私語道……

「說到底，芊月到底是什麼種族？」

「有人說她是人族……」

「可是她所散發的氣息卻又讓人否定。」

「嗯……不過，碧月大人說了，芊月屬於她，我們還是不要
做傻事的好。」

「也是，畢竟才一瞬間碧月大人就秒殺了七十七到五十百
百分比的神族。」

「更不用說她的排位仍然是千年無法撼動的……中間。」

「如果有一天，碧月大人使出了全力，那我們……」

「或許……不止我們，全大陸都將無一倖免吧！」

「漣返大人雖不弱，但遇上碧月大人，終究是以卵擊石。」

「只希望……漣返大人不要不自量力到賠上整個神族……」

「不過為何漣返大人如此敵視碧月大人呢？」

2.

嗶嗶嗶——嗶嗶嗶——

位於洛安鎮修道院的廚房內，一位黑髮男子正忙碌的四處走動，身上的衣服、略長的髮束皆被汗水沾染緊貼著後背及後頸，他不慌不忙的按掉一排計時器中的一個，戴上隔熱手套，滿臉期待的走到烤箱前，透過玻璃窗看向裡頭的成品，滿意的打開。

奶油香、核桃香撲鼻而來，麵包的表皮被烤得金黃酥脆，紋路像是預測好般完美的在上頭展現，男子勾起一抹微笑拿出烤盤並置於鐵架上冷卻。

很快的其餘計時器接連響起，他有條不紊的按掉，拿出烤箱內的成品，直到一切都告一段落，男子看著每一盤成品滿足

的笑了。

剛出爐的香氣瀰漫在空間中，令人深陷、陶醉，直到時鐘響起三聲布穀鳥的叫聲，這才讓人回過神來。

「糟了！已經三點了嗎？得快點才行，不然等那兩個小娃來又要被看笑話了。」男子快速清理著廚房，期間不斷向門口張望，似乎在等著誰的到來。

在清理好的那一刻他輕吁了一口氣，「呼，這次終於在她們來前清理完畢了……」

「如果她們是指我們倆的話，那麼我們在五分鐘前就已經到囉！關景逸。」輕快且稚嫩的童音在他身後響起。

男子……關景逸吞了吞口水，僵硬的轉過身，視線往下，嘆了口氣，「芊月，來了就說一聲嘛，老這樣嚇人有意思嗎？」

「我覺得很有趣啊！」芊月俏皮的吐了吐舌，滿臉笑意，她微微轉過頭問道，「姐姐，你覺得呢？」

跟著芊月的視線，關景逸向後頭看去，不意外的看到一臉冷漠的綠髮女童正坐在他剛清理完畢的工作台上吃著剛做好的麵包，他無奈又習慣的說，「碧，妳也不要老是一聲不響的就在一旁拿起麵包吃。」

女童微微偏過頭，在兩人的目光下，面不改色的咬了口手

中的麵包，彷彿在用行動表示著——我高興什麼都可以。

關景逸好笑的搖搖頭，他蹲下身視線與芊月平齊，他摸著芊月的頭，看著綠髮女童笑著說，「你們啊！還是老樣子。」

芊月對摸頭這個動作不排斥的笑了笑，反觀另一人則毫無情緒起伏的瞥了他一眼。

「吃醋了？」關景逸站起身，朝綠髮女童走近，手放在她頭上輕撫著，他溫柔的笑了笑，「這樣就公平了。」

綠髮女童看了他一眼，空著的手迅速的打了上去，在旁人眼裡這快到有如殘影，聽到慘叫聲後她就別過了頭，專心的吃著麵包。

關景逸在空中揮動著被打紅的手，忍痛苦笑道，「碧的力道還是這麼大呢！」

看著一切的芊月在一旁竊笑了下，隨後拿出一袋沉甸甸的布袋，她向關景逸的走近，笑著遞出，「這是今天的錢，多的就送你了。」

關景逸接過，感受著手中的重量他笑容逐開，接著像是想到了什麼啊了一下，「對了，後頭的桃樹結果了喔！我去摘幾顆給你們，明天我再拿來做糕點，在這等等喔！」

看著關景逸的身影消失在視野內，芊月看向身旁的人露出

一抹意味深長的笑容，「姐姐，你不告訴他第一次見面時你的名字還沒有講完嗎？真要讓他一直叫你碧嗎？」

「無妨，況且是他在我要說出月時就打斷的。」碧月毫不在意的說著。

芊月呵呵一笑，「如果有一天他知道姐姐是神族碧月的話不知反應會如何呢！」

碧月瞥了一眼陷入想像的芊月，拿起一旁架上的麵包，咬下，腦裡不知想著什麼，然後她開口道，「芊月，從你們第一次見面已經過了多久？」

「從第一次見關景逸開始嗎？我想想，已經快五個月了呢！」芊月像是知道了什麼，會心一笑，「姐姐，你想說嗎？」

碧月吃完手中的麵包，拍了拍手道，「與其幻想，不如直接看本人反應。」

這時關景逸捧著多顆桃子走了進來，他開心的說，「你們看，今年的果子結的很好吧！」

碧月看了他一眼，跳下桌，走到他的面前，芊月則在原地咯咯的笑。

面對這情況關景逸愣了愣，疑惑的看著碧月問道，「怎麼了嗎？我不在時發生了什麼事嗎？」

只見碧月的身體慢慢的浮起，直到視線與對方平齊，她不帶一絲情緒的說，「我的名字不是碧。」

「不是！？」關景逸愣愣的反問，「那不然……是什麼？」

碧月道，「我的名字是碧月，種族為——神族。」

咕咚咚——

桃子一顆顆從關景逸手中滑落，他連忙彎下身撿起，一臉好笑的說，「碧，這玩笑有點開大了喔！況且神族碧月怎麼可能會出現在人族的城鎮呢！」

碧月微微偏過頭，俯視著低下的身影道，「如果你不相信，為何不敢抬頭看我。」

關景逸的身子僵了僵，低頭不語。

碧月冷冷的看著，小手輕輕一揮，掉落的桃子以及被撿起的桃子慢慢的浮在空中，最後被芊月接過，期間關景逸都沒有抬頭，她不緩不慢的說，「桃子跟麵包我們拿走了，明天還會再來的。」

綠光閃過，兩人消失在空中，置於鐵架上的糕點也一併被帶走，只留下關景逸一人跪坐在地。

「神族……碧月……為什麼偏偏是神族……」他喃喃自語，不自覺的握緊雙拳，渾身顫抖。

3.

洛安鎮是人族所持有為數不多的領地，雖然這裡四處可見其他種族，卻也不致於造成人族太大的危害，因此人族在這安貧樂道的生活著，可是十二年前發生了一件空前絕後、令人戰慄的事，誰也沒有想到，一夕之間洛安鎮化為了死城。

充滿朝氣的人們在道路上接續倒下，口吐鮮血、臉色發白，就這樣……死去，全程不到十分鐘，全鎮的人都死了。

安靜的死城是年僅七歲的關景逸從森林裡回來所見的景象，他瞪大著眼，臉色發白，雙腳發軟的跌坐在地，豆大的淚珠不停歇的冒出，他不解、恐慌，昨天還笑著跟他有說有笑的人們，為何今天就失去了性命？

接著像想到了什麼，關景逸站起身，發瘋般向前跑，來到一間紅磚的屋前他停下了腳步，用力的打開門，大聲的喊著，「爸爸、媽媽、小亭！你們……」

映入眼簾的是三個倒地已經失了呼吸心跳的人，關景逸向前跪下，手指顫抖著往一個女童靠近，當觸碰上臉的那剎那，指尖傳遞的冰冷讓他歇斯底里的大吼著，為什麼三個字迴盪在

空間中，在寧靜的城鎮裡更顯得鮮明，只有他活了下來。

關景逸悲痛的哭著，他看向一旁的父母，嘴裡喃喃的說，「對不起媽媽……對不起爸爸……逸不該……不該跟你們頂嘴……不該丟下你們一個人跑進森林……對不起……對不起……我不是……不是一個好哥哥……對不起……小亭……嗚……」

哭聲持續了好久好久，直到關景逸哭累了，雙眼紅腫、淚痕滿面、泣不成聲，他乾渴的望向桌上的水杯，起身一口喝盡，望向地上的屍體，他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突然間一股暈眩感湧上，他重心不穩的扶著桌跪倒在地，不明白他是怎麼了？

「怎麼回……欸！」話還沒說完，一口鮮血從他嘴裡噴出，望著四濺的血液，似乎明白了什麼……水，有毒。

這時的關景逸已經無暇思考其他的事了，他只是輕輕勾起一抹微笑，輕說著，「太好了……可以跟爸爸……媽媽……還有小亭道歉了……希望你們……可以等……逸……不要……丟下逸……離……開……」

關景逸失去了意識，向前倒去。

然而幾天後他卻在一座修道院醒了過來，修女們說他很幸

運，全鎮只有他活了下來，以及洛安鎮之所以會成為死城全是因為妖族與神族聯合迫害的緣故，他只是問了句，「……我……是誰救了我？」

其中一個修女道，「是我，那時我正要去洛安鎮分院的修道院探訪，看到你是全鎮僅存還有呼吸心跳的人，這才救了你。」

關景逸看著修女，沉默了一會道，「謝謝……」

修女溫和的說，「不會，孩子。你可以在這生活，直到你成年為止。」

「我知道了，謝謝。」當周圍的人逐漸散去，直到只剩他一人時，他喃喃自語，「不對，不是那個人，那時聽到的聲音……」

——你願意以我為信仰嗎？

——願意……

——那麼我會為你的一切討回來。

——你是誰？

——我是……

關景逸望向窗外，微風輕拂著樹葉發出沙沙的聲音，他輕聲的說，「你……是誰呢？」

4.

啾啾啾——

啾啾啾——

清晨的鳥鳴聲與黎明的光線一起從窗戶闖了進來，坐在椅子上的關景逸眼神迷茫的望向窗外，「天亮了……」

他疲倦的揉了揉雙眼，伸了個懶腰，雙手向後伸展，一夜沒睡的他有著倦容，但更多的是不知所措，快半年了，如今才得知他最大的客戶竟然是神族碧月，這到底要他拿什麼表情去面對？

神族……毀了他一切，讓洛安鎮一度成為了死城，掛著自以為是的名義不斷的殘害人族，就算做那些事的不是碧月，但如今要他繼續保持笑容……他做的到嗎？

關景逸煩悶的站起身，換了身便衣，簡單梳洗一番，走出了修道院。

早晨五六點，關景逸獨自一人走在大路上，冷風微微的從身邊拂過，四周可以看見幾家販賣早餐的攤子已經擺了出來，淡淡的茶香、雞蛋香飄散在空中，他忍不住露出欣慰的笑容。

十二年，洛安鎮總算回復了一點生機，少數人族漸漸移居至此，不過想想現在人族的領地也越來越少了，就算這裡曾被神族毀滅過，人族也沒什麼選擇了，除了重新開墾，還有什麼辦法？

關景逸走到一個攤子前禮貌的說，「何姨，老樣子，謝謝。」

有些年紀的女人……何姨笑著道，「早啊！景逸。老樣子是吧，等等喔！」

看著對方熟練的動作，關景逸不禁有些懷念，如果媽媽還活著……

——逸，吃早餐囉！

關景逸用力的閉上眼，想把腦裡的景象揮去，最後他深呼吸一口氣，忍不住自嘲道，「都走了這麼久，我就這麼放不下嗎？」

「放不下什麼？來，這是你的餐點。」何姨笑咪咪把手中的食物遞來。

關景逸接過，並付了幾枚金幣笑著說，「不，沒什麼。謝了，何姨。」

何姨道，「再來喔！」

在洛安鎮隨意走了十分多鍾後，關景逸回到了修道院，走

進廚房，拉了張椅子坐下後，便開始吃起了早餐。

現在想想這修道院，原本從十二年前起就荒廢了，直到三年前，他打算在此定居後，這才重新整理了一番，廚房各種設備是他花不少錢購來的，錢……是出自於碧月，設備都是他在近幾個月才添購，起初在做糕點時，不僅什麼材料都缺東缺西，再加上設備不齊全，做出來的東西不但難看，而且還不怎麼好吃，之所以會變成現在這樣只因為碧月一句……

——如果你有完善的器材、設備，你會做的更好吃嗎？

那時的他只是看著眼前幼小又精緻的女童，覺得有了一絲希望。

——如果有的話我當然會做的比現在好吃，好吃到絕對讓你想把舌頭吞下去！

那時的口氣真是狂妄，想來都覺得有些年少輕狂。

——記住你的話，然後實現給我看。

碧月就成了他第一個顧客以及贊助商，廚房的一切變得完善了起來，碧月每次所支付的糕點錢都超出成本的兩倍以上，他很高興跟媽媽學的廚藝有發揮的餘地，更高興有人可以為他如此付出，雖然現在得知對方是神族……

「沒有碧月，就沒有現在的生活？」像是頓悟什麼般，關

景逸環顧著整個廚房，看著設備齊全、食材齊全的環境，他不禁喃喃道，「是不是神族又何妨呢？碧月就是碧月，不管她的種族，至少她有恩於我是現實。」

況且碧月一點也不像一般神族，把人族視為螻蟻，如果碧月跟多數神族一樣的話，那麼他早就活活餓死路邊了吧！

真是的，他竟然花了這麼久才找到答案，想來他都覺得好笑了。

關景逸像是心中陰霾消散一般感到十分愉悅，這時他像想到什麼一般，手上的動作一頓，接著迅速的轉過頭，看著時鐘顯示八點，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按照往常他每天都會在前一天晚上做完前置作業，但昨天……他什麼都還沒有準備啊！現在開始的話……嗯！勉強來得及。

關景逸快速的吃完早餐，換上廚服，動作一點也不敢怠慢的迅速在廚房行動了起來。

時間一點一滴的過了，完成前置作業的時間是——早上十一點。

「嗯！還來得及，距離碧月來最少還有四小時。」關景逸滿意的看著時鐘，一邊在腦中規劃好之後的步驟。

突然間在一旁的地板上勾勒出藍色的法陣，讓關景逸一臉愕然。

碧月？不對，碧月出現時從來沒有出現這種法陣類的東西，她都是跟芊月了無聲息的出現，嚇死人的那種，那麼……是誰？

這個問題很快就有了答案，藍光閃過，漣返便出現在地，他雙手環胸，一臉鄙視的說，「你就是膽敢觸犯神族威嚴的人嗎？」

關景逸一臉呆愣，他不知道對方在說什麼，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對方是神族，他禮貌的勾起微笑道，「請問您是誰？還有您所說的事我並沒有做。」

「沒有？」漣返一個挑眉，似笑非笑的說，「屈屈人族竟敢對碧月如此沒大沒小，你覺得你的地位有資格讓你這麼做嗎？」

關景逸一臉不解，沒大沒小？他有嗎？他沉下臉說，「請問您現在到底在說什麼？請您不要憑著自己是神族這個身份亂定罪名。」

漣返微微偏過頭，輕笑，但笑意並沒有傳到眼裡，「罪名嗎？如果說本尊給你亂定了罪名，那麼就麻煩你自己在神議上自個證明清白吧！」

只見漣返手一揮，關景逸的意識便開始模糊起來，在意識完全消失前他腦裡不禁想著……原本還想跟碧月道歉的，這下不就沒辦法了嗎？

碧月……

——你願意以我為信仰嗎？

你是誰呢？不管是誰，請你再幫我一次吧！我所……信仰的人……

關景逸失去意識倒地，漣返冷笑一聲，手指一彈，兩人便消失在原地。

這時，身在遠方的碧月身體一頓，臉色瞬間降到冰點，握在手裡的玻璃杯碎破碎碎在地。

在一旁的芊月驚訝的問，「姐姐？怎麼了嗎？」

碧月站起身，看向窗外，冷冷的說「芊月，到時該怎麼做你應該知道。」

芊月輕輕笑起，恭敬的回道，「僅遵您的吩咐，碧月。」

碧月的手指輕輕一勾，綠色光芒閃逝，兩人便消失了。

空氣中只殘留了碧月離開前的一句話……

「愚蠢的神將為此付出代價……」

5.

神議，是繼神族排序競賽後第二個眾神齊聚的會議，在人族口中就類似於法庭，諸神將在此以投票方式決定被告者的罪行，一旦決定，絕不容任何人翻盤，這就是神族的神議。

今日神議是由水之神族漣返發起，目的是控訴人族關景逸對神族的不當言行。

神是很閒的，為了一點點小事召開議會是一件很稀鬆平常的事，畢竟他們的時間是六大種族最多的。

咚！咚！

「肅靜，諸位，現在吾等將開始進行神議。被告，人族關景逸，你對於原告所提訴的事有什麼意見？」一位短髮女子拿著一份文件，向下一瞥，臉上有一絲乏味。

關景逸抬頭望著四周，呆愣的表情似乎還不明白現在到底是什麼情況。

他身處的地方就像個圓柱，如果說他的所在地是底部的話，那最高點就是玻璃窗，總距離粗略估計有五十公尺以上，周圍

都是石壁，直徑至少三十公尺。

在他觸碰不到的高空，眾多神族正漂浮坐在椅上撐著頭藐視著他，鄙視、乏味、看戲的都有，各個都是事不關己。

關景逸環視了一圈發現碧月、芊月沒有在其中，為什麼？據他所知神議不是眾神都得齊聚一堂的場合嗎？

等待許久的短髮女子不耐煩的敲了敲手上的法槌，「人族，你有什麼意見趕快提好嗎？不要沉默浪費吾等的時間。」

「請問碧月在哪裡？如果你們認為我對碧月有不當言行，那麼她不在，又如何能確定？況且神議不是眾神齊聚的場合，神沒到齊，又如何能開庭？」關景逸雖然義正嚴詞的說著，但其實心裡已經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慌張的不得了。

求爸媽還有小亭保佑他啊！至少要撐到碧月來才行，不然他一定會死得很難看。

短髮女子偏頭一想似乎有幾分道理，正想說要再等幾分時，卻被別人搶走了發言權。

「為何要等碧月？」漣返站起身，揮舞著手中的扇子，冷冷的瞥了一眼底下，「已經罪證確鑿了，直接判刑就好，不必等碧月來了。況且神議已經開始了，外部已經被百層結界封鎖，只要神議沒有下出判決，沒有人可以離開或是進來。」

「漣返，你是故意的？」一身火紅的男子眯著眼，有些不同意。

「此話怎麼說？元灼哥哥。」漣返一改臉色，笑著問道。

元灼正坐身，一臉嚴肅的說，「汝明知碧月還沒來，卻硬是要求新誕生的神族即刻開始神議，這不是故意是什麼？漣返，汝能得罪任何人，但絕不能得罪碧月，這吾在很久以前就告誡過了。」

漣返握緊雙拳，笑容不變，在旁人眼中顯得十分可怕，「本尊記得，但是元灼哥哥，這是碧月的錯，如果在那時她願意好好看本尊的話，本尊又為何要跟牠如此針鋒相對呢？」

元灼沉默了一陣子，頭疼似的輕扶著頭，接著他看向下方問道，「人族，你有對碧月做出任何不當言行或舉止嗎？」

關景逸看著對方，莫名的覺得這人似乎挺明智的，他誠實的說，「沒有，而且我是在昨天才得知她是神族。」

「你知道欺騙神族只有死路一條吧？」元灼的眼裡散發出強烈的光芒，大有要把對方碎屍萬段的氣勢。

關景逸吞了吞口水，冷靜且堅決的說，「我知道。」

「他說謊！」漣返咬牙道，「元灼哥哥，你真的就要這樣相信一個人族嗎？」

元灼慢條斯理的說，「就算他說謊，漣返，這件事要提告也是碧月提告，為何是汝提告呢？汝不要老是把注意打到碧月身邊去，上次她已經手下留情了，再惹怒她吾等可幫不了汝。」漣返似是發洩般吼道，「為什麼？為什麼汝等都向著碧月！碧月到底有什麼本事可以這麼隨心所欲？為什麼她就不能好好看著本尊！？」

元灼嘆了口氣，「漣返，汝到底為何如此堅持？」

漣返滿臉憤怒的說，「因為她是姐姐啊！本尊身為她的弟弟，為何她不願施捨一眼給本尊！本尊努力了好久，每天都很認真的學習，為什麼她不但不看本尊，目光還全都在人族上！？」

等等！姐姐？他們是姐弟？關景逸突然覺得大腦短路了，訊息量好像突然多了起來，他知道芊月是碧月的妹妹，畢竟芊月老是把姐姐掛在嘴邊，而且兩人也挺像的，但眼前這人在說什麼，稱碧月姐姐是說這人的年紀比碧月還小嗎？可是外表看不出啊！

這時少部分的神族也在談論此事。

「欸欸，漣返大人和碧月大人是姐弟嗎？」

「怎麼可能！？碧月大人從沒給過他好臉色，兩人怎麼會

有關係。」

「那麼漣返大人和元灼大人就是真兄弟嗎？」

「是……又好像不是……哎呀！吾不知道啦！」

「如果是的話……一個由水元素中誕生，一個由火元素誕生……」

「這不會水火不容嗎？」

聽著神族們議論紛紛，關景逸得知了幾條訊息。

元灼是火元素出生的神族；漣返是水元素出生的神族；碧月是木元素出生的神族……

火、水、木……這不是創世中最基礎的四元素其中三個嗎？如果是這樣的話，漣返說碧月是姐姐好像有幾分道理？

等等，這麼說碧月的年紀沒有外表看來那麼幼齒嗎？那他還常常像對小孩般摸她頭，天啊！

關景逸頓時覺得有些頭疼。

「漣返，別再鬧了，如果汝硬要安個罪名在這人族上，碧月絕不會放過汝。」身穿青衣的長髮女子一臉嘆息的離開座位，踏著蓮步走向漣返，疼惜的把人擁入懷中，「現在收手，還來得及。」

漣返一把推開對方，憤恨的說，「為什麼連天鳶姐姐也不

站在本尊這！本尊、本尊到底哪裡做的不好了！不管，這人族一定得死，既然本尊得不到碧月的關注，那麼本尊就把吸引碧月注意的人、事、物全殺了！」

果然神就是傲慢無禮，關景逸對對現在情況有些無語了。

不對！現在他還是在砧板上等神待切的魚肉啊！而且這外面好像被下了百道結界……碧月救得了他嗎？難不成他還得自救嗎？這應該不可能吧……

這時周圍神族又再低聲嚷嚷了。

「什麼時候連天鳶大人也成漣返大人的姐姐？」

「吾怎麼知道！？」

「一個火元素的哥哥就夠怪了，現在還多了個風元素的姐姐。」

風元素？關景逸不禁確定了自己的想法，創世四大元素是兄弟姐妹……有點無言。

咦？周圍怎麼浮現這麼多水珠，而且還慢慢聚集……那位想至他於死的神族好像是水元素而生的……

漣返滿臉猙獰的說，「人族，去死吧！千水流延。」

元灼皺起眉頭狠狠的拍了下座椅上的扶手，大聲的說，「漣返住手！汝要像十二年前殺光一座人族城鎮一樣惹怒碧月

嗎！？」

關景逸瞪大著眼，不可思議的望向上方，剛剛他說什麼？十二年前殺光人族……那麼讓洛安鎮淪落為死城’的神就是……漣返？

「不可……饒恕……」關景逸握緊拳頭，咬牙切齒的瞪著他恨了十二年的罪魁禍首，恨不得把人深吞活剝。

可是現在的情況是他將要被殺掉，而且是被毀了城鎮的同一個神族殺掉……

「去死吧！」漣返一個彈手，從水珠中發出刺眼的光線，讓所有人不得不閉上眼。

關景逸把手擋在眼前也無法擋住光線，在最後他不禁低聲喃喃，「碧月……」

「擅動本尊的人，漣返，你真的活膩了是吧？」

脆若銀鈴的女聲響徹在空間，並伴隨著玻璃破裂的巨大聲響，光線還未散去，看不清來者，強大的威壓讓眾神喘不過氣，究竟是誰？眾神無一不是這麼想。

此時關景逸有些驚訝，內心波濤洶湧，這個聲音……不是十二年前在他快要失去意識時所聽到的最後一道聲音嗎？

你是誰……這一次可以告訴我了嗎？

唯一不受光影響的漣返瞪大著眼看著來人，喃喃道，
「姐……姐？」

6.

創世所需的四元素乃是木、火、風以及水，其中水是最晚化為形體，當他出現時，天元大陸已經過了兩千年了。

懵懂無知的他首先遇到的是風之神族天鳶。

天鳶一看到他就歡天喜地的一把抱起，不斷蹭他的臉頰，因為不討厭，所以他沒有抵抗。

天鳶為他取了個名字叫漣返，然後抱著他去見火之神族元灼。

一開始的元灼冷著一張臉，明明是火，周圍卻冷若冰霜，當他怯生生的靠近時，元灼勾起一抹笑，如春天般溫暖，他對方才有了好感。

兩人對他說以後他們就是他的哥哥姐姐了，遇到困難就找他們，對於兩人的毫無保留的善意，他相信他們。

一百年後他見到一位如陶瓷般精雕細琢的女童，哥哥說那女童是最初誕生的神族，木之神族碧月，還說創世的四元素就

是他們四個人。

他高興極了，又多了一個姐姐，而且外表跟他一樣有如孩童，他相信兩人一定會處的很好！因此他向碧月搭話，可是……

「弟弟？我沒有。」

不帶感情的目光，冰冷的聲音，讓他一下子跌到谷底，他不懂，為什麼不承認他是弟弟？

哥哥姐姐解釋說因為漣返太晚誕生了，所以碧月會有些不習慣是正常的。

他眨著大眼明白的點點頭，原來是因為不適應嗎，沒關係，他可以等，等到碧月姐姐認同他為止。

他每天都去找碧月，就算老是被當成空氣，他也相信有一天碧月會看到他。

他努力的學習一切，試圖爬到更高的位置，每次神族排序競賽他的百分比一次比一次前面，但是碧月始終無動於衷，連一眼都沒有給過他。

可是為什麼呢？碧月的眼睛卻注視著最低等的人族？為什麼不看他？他比人族不知強上了多少倍，知識不知多了多少，

為什麼……

如果毀了人族，碧月就會看我了……

因此他殺了一城鎮的人族，不惜降低身份與妖魔族合作，那是碧月第一次正眼看他……可是眼神裡卻是滿滿的憤怒。

碧月每一次的競賽都是維持在五十百分比，他以為碧月很弱，需要他保護，但他卻被狠狠的壓制，如果那時沒有哥哥姐姐求情，或許漣返已經不在了吧！

「再敢動人族，本尊就殺了你。」

這是碧月對他說的第二句話，蘊藏著滿滿的殺意，為什麼……為什麼……屈屈人族為何讓你如此在意？在意到不願捨我一眼？

我恨啊！我恨啊！我也……恨你，碧月！

他立誓，凡是碧月所接觸的人、事、物，他都會一律斬殺，這樣碧月就會清醒過來了，並且永遠的跟他在一起。

7.

如嫩芽般翠綠的秀髮散落在空中，女子有著一張挑不出毛病的容顏，一身華麗的襦裙由深淺不同的綠色組成，外衣微微

脫落露出香肩，雙腳赤足，腳踝上勾勒著綠藤，身旁伴隨著被陽光折射的玻璃碎片，那是如畫般的畫面，空氣凝結，沒有人開口打斷，無不是痴迷的看著她。

女子落地了，纖細的手指勾起眼前人略長的髮絲，「抱歉，本尊來遲了。」

關景逸愣愣的看著對方手中的髮絲，不自覺的後退一步，髮絲滑落，空氣凝結了一陣子，他抵下唇問道，「你是十二前救了我的人嗎？」

女子勾起一抹淡笑，微抬起頭道，「是。」

關景逸道，「你……是誰？」

女子道，「我是……」

話還沒說完就被漣返打斷，他憤恨的說，「你是誰！竟敢打斷神族齊聚一堂的神議！」

「漣返，住口！」元灼皺緊眉頭喝斥道。

「漣返，不要說了。」天鳶咬緊下唇，臉上十分緊張。

漣返不解的問，「哥哥，姐姐，她是誰？為什麼會讓汝等如此慌張。」

天鳶微微閉起雙眸，有點抗拒的說，「她是吾等都認識的人……」

元灼緊盯著女子，嚴肅的說，「她是最古老的存在……」

緊接著兩人異口同聲的說，「她是碧月。」

話一出，全場震撼，因為他們所熟知的碧月是幼童體，而不是眼前這風華絕代的女子。

漣返愣愣的說，「她是……姐姐？」

關景逸一臉愕然的說，「你是碧月？」

女子……碧月勾起一抹邪笑，冷冽的眼神環顧四周，在眾人的注視下，她開口道，「沒錯。」

在眾人呆愣之際她冷下臉，眼中散發著銳氣，「本尊一點也不喜歡被人俯視，尤其是被本尊看不上眼的人，所以……萬有引力。」

剎那間眾神被一股力迅速的往下拉，直到臉完全貼合地板，臉上無不是痛苦、咬牙，似乎下降的力量還未消失，不斷把人往下拉，唯一幸運的是沒有人玩疊疊樂。

地面被密密麻麻的人覆蓋，倖存的只有以碧月為中心半徑一公尺以內的圓。

關景逸看著眼前的景象瞪大著眼，傳聞中碧月是很強沒有錯，但……竟然強到所有神族都無法抗衡的地步，就連火、風、水三元素的神族都無法制衡，未免強的太變態了吧！？

神族的悲鳴、辱罵迴盪在整個空間中，而碧月像是無視般輕輕抬起手，隨著動作，有一人慢慢浮起，她微微偏過頭，面容平淡的說，「漣返，你多次觸犯本尊，這帳你要怎麼還？」

漣返直立在空中，手連伸出都沒有辦法，完全被一股看不到的力向下拉扯，他咬緊牙關，瞪著對方，語句不順的說，「本尊.....沒有.....做錯任何.....事.....」

「連懺悔之心都沒有嗎？真是愚蠢的可笑。那麼，請你回爐重造。」碧月狠戾的目光讓人膽戰心驚。

「碧月！求汝放過漣返吧！」天鳶拼盡全力的吼道，滿是愁容的請求著，「他不過是懵懂無知罷了，求汝.....放過他吧！」

元灼一個咬牙，也放聲大喊，「碧月！水之元素的聚成費了一千年，求汝不要讓這位置再次空缺多年啊！」

關景逸看著竭盡心力的兩位神族，輕嘆了口氣，就算漣返是毀了他故鄉的罪魁禍首，但碧月好像要做出抹殺的舉動，這.....怎麼想都覺得有些太過了，「碧月.....沒有必要到抹殺存在那麼嚴重吧.....」

「人族！本尊不需要你的憐.....嗚！」話還沒說完，漣返只感覺到喉嚨一緊，痛苦的掙扎著。

碧月冷冷的看著關景逸說，「就算他殺了你的家人，你也

要為他求情？」

關景逸有些尷尬的搔搔頭，「也不是，只是……不至於抹消存吧……」

碧月沒有回話，只是一直看著他，看到他都不自覺冒冷汗了。

「對了！芊月呢？你們不是一直都在一起嗎？」關景逸硬生生的逃避了話題，在左右來回觀望著，但都沒有看到那活潑的身影，疑惑了起來。

碧月緩緩開口，「芊月，就在你的眼前。」

關景逸道，「眼前？可是眼前不是只有碧月……」

碧月道，「芊月就是本尊，她是本尊力量限制的鑰匙。」

關景逸難以置信的瞪大雙眼，「什麼意思……」

碧月望著上方，慢慢訴說，「本尊是天元大陸第一個生命體，所擁有的力量比現在所有生命體的綜合都還要大，因此本尊在身體裡設下了禁制，壓制到外表有如幼童，而芊月就是解除禁制的鑰匙，也是從本尊這分離出的另一個身份。」

第一個生命體……光是這一句話就足以在所有人的心中投下一顆震撼彈，這是多麼古老、原始且強大的存在，難怪外頭的百層結界對她無效，因為她完全凌駕那些力量之上啊！

「所以……」碧月的眼神散發著利光，兇狠的令人不禁屏息，「膽敢違抗本尊的，都得付出最高的代價來償還。況且，漣返，本尊在十二年前就已經提出警告了，視而不見，與本尊何干？綠煌麒麟。」

從碧月的身上綠色的光輝聚集成麒麟，栩栩如生的踩踏著地，煙雲繚繞，散發出的氣息高傲的不可一世，它的身後有著個法陣緩慢的轉動著，更為它添了抹神秘。

碧月伸手輕拂著麒麟上的鬃毛，冷眼看著漣返，冰冷的如同看死人一般，說，「給本尊付出代價吧。」

音落的剎那麒麟衝了出去，化作為綠色的彗星直直的朝漣返射去。

關景逸看著眼前，腦裡飛快思考著，漣返是毀了他家鄉的罪魁禍首，但……灰飛煙滅是唯一的方法嗎？這樣碧月不就跟其他神族沒兩樣了，因為自己的高興隨意抹殺別人的存在……

他開口意志堅定的說，「碧月，住手吧，這麼做你跟其他神族又有何區別？」

碧月手一頓，抵下唇，只見她手一揮，麒麟在要觸碰到漣返的瞬間消失了，不止如此，連引力似乎也無效了，她嘆口氣說，「本尊永遠也搞不懂人族你們的思維，明明神族不停的殘

害你們，為何不以牙還牙？」

關景逸苦笑一下說，「我想或許是人比其他種族更具有同情心吧！」

「同情心？日後本尊再來好好理解。」碧月舉起手指向漣返道，「那你說他要怎麼處置？」

「這個.....我也不知道呢！」關景逸想了想說，「難得諸神齊聚，我想問一個問題，為什麼要如此鄙視人族？」

眾神們面面相覷，不知要不要開口，見此碧月擺弄著秀髮慢悠悠的說，「不回答者一律視同反抗本尊。」

話一出眾人爭先恐後的說了起來，但答案大多都是——因為人族很礙眼。

關景逸一陣無語，真是傲慢的答案啊，「碧月你呢？不過碧月你有殺害過人族嗎？」

碧月想了想說，「有，而且是殺了一整個國家，那是一千年前的事了。」

關景逸道，「那你為什麼現在不再做了呢？」

碧月的眼神像是沉浸在回憶般，她說，「因為有一位人族跟本尊說每一個種族的外表都是以人為基礎，其中只有神族可以自由決定外貌，那為什麼要選擇人族呢？神族不是非常歧視

人嗎？」

關景逸道，「碧月怎麼回答？」

碧月說，「本尊思考了一下，覺得十分有道理，因此本尊決定想好好來觀察一下人族，人族雖然什麼力量都沒有，但是卻很努力活著，本尊想看看你們究竟可以努力到什麼地步。」

關景逸道，「那殺了一個國家是怎麼回事？」

碧月道，「因為那個國家傷害了本尊最重要的東西，所以本尊只是討回來而已。哪，關景逸，你會害怕本尊嗎？」

「你會害我嗎？」關景逸笑了下說，「如果你真的跟其他神族一樣的話，就不會壓制自己的力量了吧！所以我不會害怕的，碧月。」

碧月淡淡回道，「嗯。」

「那為什麼……你始終都不願意看我呢？碧月姐姐。」此時的漣返像一個孩子般怯生生的問。

「本尊說過，弟弟，本尊沒有。神族的誕生是由元素或者信仰，是獨立個體，從頭到尾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關係，所以姐姐什麼的，不要給本尊亂套。」碧月雙手環胸，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

元灼嘆口氣，低聲的說「碧月，汝不把漣返當弟弟可以，

但可以請汝好好正視他嗎？不要再把他當空氣了。」

天鳶也一臉懇求道，「碧月，求汝了。」

碧月玩弄著髮絲，對於兩人的話絲毫不理。

關景逸輕嘆口氣，「碧月，你就接受吧！就算暫時也行，不然.....好像怪可憐的。」

碧月挑個眉，「你站在他們那邊？」

關景逸道，「不，我只是在維護人族以後和平，順便讓你體驗人族所謂的親情。」

「親情？」碧月沉默一會，走到漣返的面前說，「本尊不會當你的姐姐，但跟你說話什麼的還是可以的，前提是你不准再傷害本尊身邊的人。」

漣返雙眼放光的說，「那可以叫你碧月姐姐嗎？」

碧月偏頭想了想，「隨便你。」

「耶！碧月姐姐！碧月姐姐！」漣返歡天喜地的高喊著。

碧月冷下臉，手指輕動，「吵死了，閉嘴。」

瞬間漣返臉朝下的在原地打出了一個洞，看來就很痛，當他抬起頭卻是滿臉的笑意，呵呵笑的樣子讓人有點害怕。

碧月走回原地看著關景逸說，「走了。本尊還要跟你拿今天的午茶。」

在被綠光包圍的瞬間，關景逸瞬間想起他只做完前置作業，什麼東西都還沒做出來啊！「等等！碧月，我們、我們再多待一陣子吧！不要那麼快回去啊！……」

「姐姐，等等我啊！」漣返隨手一揮，藍光閃逝，跟隨著碧月他們一同消失在原地。

看著這情況的元灼不確定的問道，「這樣算結束了嗎？」

天鳶笑了笑說，「嗯，結束了。這場神議真有趣呢！是吧？」

元灼嘆口氣，苦笑的说，「吾可不想再經歷一次啊！走嗎？」

天鳶道，「去哪？看戲嗎？好啊！」

紅光閃逝，兩人一同離開了。

這場神議最後成了神族裡唯一沒有判定的議會，也沒有神會無聊到去討個結果，畢竟這只是一場鬧劇。

8.

——碧月……

——什麼事？

——如果可以請你……好好了解人族吧……就當這是作為信徒的我最後的請求……

——為什麼是最後？

——先答應我好嗎？

——本尊會考慮看看的。

看著懷裡失去呼吸的人，碧月想起了他最初也是最後的要求，她靜靜的拂過他的髮絲。

「本尊答應你的請求，也要讓害你至此的人付出代價。」

人族流傳著一則傳說，在遙遠的千年前，奇異的荊棘包覆住那時人族最大的國家，殺死了數以千計的人們，直到城牆倒塌，一切化為烏有荊棘才漸漸消失，有人說是國主得罪了神族，有人說是他們的自相殘殺才引發大災難，說法各異。

「什麼傳說啊！那絕對是神做的！」漣返驕傲的說。

「還不是因為你們要聽人族的故事我才說的，反正傳說就是這樣嘛！」關景逸無所謂的聳聳肩，手上打鮮奶油的動作毫不停歇。

「一個料理要做這麼久嗎？」元灼一臉不耐煩，手指敲擊著桌子，顯得煩躁。

「反正吾等有的是時間。」天鳶慢條斯理的喝著茶，一臉享受。

關景逸瞥了一整屋子的神，默默的想，自從神議後這三個

人就常來湊熱鬧，這裡也變得熱鬧了些。

「姐姐，姐姐，不覺得吵嗎？」芊月笑咪咪的說，完全就是唯恐天下不亂。

「叫什麼姐姐！你不也是碧月嗎，直接叫碧月就好啦！跟本尊搶什麼姐姐。」漣返直接拍桌，指著對方的鼻尖罵回去。

「你管我，我愛叫姐姐就叫姐姐。」芊月俏皮的說，眼底是滿滿的挑釁。

漣返咬牙，「芊月！」

尤其是芊月出現後和漣返常常一見面就吵，更熱鬧了些，關景逸嘆口氣，將手中的鮮奶油放入擠花袋中，裝飾完戚風蛋糕後，他小心的切了一塊，不顧身後的爭奪，拿到了一直很安靜的碧月面前，「吃吃看吧！碧月。」

碧月淡淡的瞥了他一眼，沒有立刻接過。

關景逸不解的問，「碧月？」

「你跟信仰，我都會誓死守護。」堅決的眼神，不容任何人懷疑。

關景逸愣了一下，開懷的笑了，「嗯，我相信。」

因為我絕對相信你，碧月，這是對神最不容懷疑——虔誠。

吸血鬼與惡魔 (第三名作品)

我是一個被人類稱作「吸血鬼」的人。

在這個被人類所支配的星球。據說，我們這種族比人類更有威脅性。

但是這不是合理的事嗎？人類肚子餓了，摘蔬果、殺生，口渴了就喝水。

理所當然的生理反應，我也只是吸食人們的「血液」。

我們長的與人類相同，只是心比較冷。

同樣都流著紅色的血，不過我們較黑。

其餘就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我活在「黑暗」下，他們踩著光明，我可以接受「太陽」給予的熱度，卻不能在下面動彈不得，會使我憊感無力。

我喜歡夜晚，夜深人靜的很好下手，方便行動、「獵食」。

這個世界的政府給我一個職位，於是我管理著一部份的人類。

而那些人們給我一個代稱叫「看得見的惡魔」。

我不在乎他們怎麼叫我，只管隔天的我還能不能活。

過去我其實也跟人類一樣，可以肆意的在「太陽」照射下做事、走動，是什麼時候變成吸血鬼的，我也不記得了。

白天的時候，我坐在辦公室的椅子上，夜晚才是我真正的舞台。

在法規上，他們會定期給我相對應的鮮血，讓我不會餓肚子，可還遠不足我的所需。但是我也很快就找到了願意提供我更多糧食的人。

霓虹燈的眩目光彩，路上走過一個個色彩多姿的人們。

走在街上的我，即使看見了路邊有什麼嬌豔美人或者外貌帥氣的男人都無動於衷，他們都不是我的獵物。

他們願意保護我的人身安全，兼顧我的生活品質，對我呵護有加，猶如居住在被珍視的城堡中。

只是想繼續待在這座城堡中，就必須幫他們完成工作。

這次相約的地點在一間看起來高檔的餐廳。

我瞄一眼餐廳的外觀，接著就走進去了。照對方傳給我的地點是在，三樓的某一間特等房，應該是為了掩人耳目。

一走到那房門口，裡面就傳出了女人被逗笑的聲音，且還不止一個，這男人的惡趣味真糟糕。

不過為了自己，必須要忍受他們。

禮貌性的先敲敲門等到對方允許再開門進去。

才一進門就感受到那刺鼻的香水味，裡面果然有濃妝豔抹的女人們，那個老菸槍的胖男人被她們圍繞在中央，樂不可支的被女人們逗弄著，但是在我開門的瞬間全部中斷了。

「唉呀！居然是一個大帥哥呢！」「小哥，有交往對象嗎？」

女人們帶著玩意像我搭話，不過來此並不是當小丑。

「這次的工作是什麼？」

每次的工作都很骯髒，不是殺人就是讓對方無法東山再起，一旦接觸，就無法再回到過去的安逸。

「真是不解風情啊...難怪沒朋友。」這位胖男人對我嘲笑著，雖然無所謂，但心底還是不悅。

我來這裡就是提你的髒任務，沒有別的，我對人類一點興趣也沒有，我所追求的只有「血」。

胖男人親吻了左右兩側的女人，手還肆無忌憚的撫摸她們的腰。因為他的權威，才使得女人屈服，如果他身為分文，那些女人也必定相當現實的連回頭看一眼都覺得浪費時間。

我沒有回話，只是靜靜的看著他。

胖男人也明白我不喜歡這種場合，可是我的討厭是他的快樂，不想讓我迅速離開。

胖男人呵呵的笑著：「你先取悅我，我再告訴你。」

嘖，下流的男人。要我取悅他？

「把這瓶酒給我灌了！這樣不會為難你吧？」

我不喜歡酒，它的後勁可能會使我失控，甚至是失去意識，我

討厭酒精類的食物，即使我的身體會受到它的影響，為了自己的目的，還是拿起來一飲而盡。

「那酒精含量很高呢！」有一個女人驚呼著，但是看這猴戲也是愉快。

在場的眾人都在期待我會如何出糗。

果然後勁很大，我有點站不穩身子，更厭惡著被權勢折腰的自己。

我倚靠著身後的牆壁，努力撐住身體的重量。

視線開始逐漸模糊，有些分不清東南西北方向。

「哈哈，好！爽快，這次的事情很簡單，幫我偷一樣東西。」

胖男人很是高興，才把工作內容告訴我。

「嗚...偷什麼？」吃力的把身體撐起來，聽著最後的內容。

胖男人喝了一口酒，愉悅的說：「OOO的契約書，有它我就可以跨到別的國家發展，哈哈。」

果然是個骯髒的人，但是這也等同於犯下近乎叛國罪，我要冒

這個險嗎？

「報酬會是以往的四倍，接不接？」

會是四倍...這樣我根本就只要做完這個任務就不用繼續做這類骯髒事了，似乎值得卻又不值。

「.....我知道了。」我還是接下了。

罪孽深重的我又多一條罪，且是可以賠上性命的大罪。

我們訂的日期是一星期後。

然後我就打電話請身職為警察的友人載一程。

其實過去我也經常這樣，每逢喝了酒，就是請他把我帶回去。

「怎麼喝那麼多？還把我當計程車。」他嘴上抱怨著，還是開著警車把我送回家了。

「工作需求，我也是出於無奈。」我說不出口，那些如此汙穢之事，不值一談。

他也只是嘆氣，不強求我說什麼，即使現在提醒我別踏入那種圈子。

但一切都太遲了。

我被權勢者欺騙操弄，他也同樣被我欺騙著。

他是一個人類，我是吸血鬼，不同世界的兩人，又要如何相處呢？

一路上，我們相互交談著，互相問候對方的近況，聊聊最近發生的一些有趣事。

就像是我跟他站在相同的世界一般，我倆沒有什麼種族隔閡，此刻任我們暢談，誰都不會從中干涉。

他也告訴了我，最近在查緝一項案子，似乎類似另一種詐騙手法，可是對方手法高明總是抓不到，令他們相當困擾。

他向我訴說，對方的手法過程，好像是找尋好欺騙的受害者替自己奪得想要的東西，然後獲得最大利益時，就將受害者棄置一旁或是報警說東西是那名受害者所竊取來封鎖他們的行動。

「如果是你，會怎麼處理這個案子？」他等著紅綠燈的空檔拿

起旁邊的礦泉水給我。

我伸手接過那瓶水，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既然如此，可以跟蹤受害者，這樣也許可以找到那位詐欺者。」

聽聞過後，他似乎也認同的點點頭，然後就撇開話題。

聊些貓狗雜事，跟我說他們家裡的一些瑣事，像要尋求認同感，車上我也是感慨一笑。

回到家後，便要開始盤算著如何把東西偷出來。

這次，我可能真的成為一個大惡魔了。

之後的那天，我把東西偷到手後，就等著期限的日子。

這東西太過貴重，我根本就輾轉難眠。

黑夜包覆了我的身軀，讓下一個夜晚再覆蓋上去。

到了約定的日子。

那個胖男人提著一箱箱的大箱子過來，似乎已經恭候多時的架子。

那個胖男人一收到東西就狂妄的大笑著：「好！好啊！哈哈

哈！」

我小心翼翼地想要確認著：「那依照約定，我的報酬...」

「什麼？怎麼可能有那麼多。」胖男人用那邪惡的笑容說道，並把東西收起來。

他打開了一個又一個箱子，向我展示出裡面的東西，可是裡面根本就沒有東西，箱子都是空的。

我被騙了...被騙的淒慘。我的視線一瞬間黯淡下來，被人親手蓋上了另一層的漆黑一般，墜入了那名為謊言和罪惡交織的迷宮當中徘徊，無法自拔。

胖男人極度狂妄的踐踏我僅存的尊嚴，絲毫不在乎他人犯下的罪惡。

「要就怪你太好騙了。」想露出真面目的男人將我踢到一邊，使我頓時爬不起身，顫抖的身軀，不只該如何應對。

這位欺騙我的胖男人，這一刻我才知道他實際上才是驅使諸多人性的大惡魔，那一名被全國追緝的詐欺犯，他蒙蔽了我對友人的話語，只讓我看著前方的利益。

我應該聽從朋友的忠告，我就是因為太好騙了才會淪落到現在的下場。

如今，說要後悔也都回不去了，這注定要背負的大罪我要代替這個惡魔背負了。

然而，突然房門被撞開。

「不准動，我們是警察，帶有搜索票！」

我被一把拉起身，詫異的我看向將我拉起來的人。

我眼前的視線突然被光線照亮，一時之間無法適應那道耀眼的光芒，那彷彿是救贖自己的聖光一樣。

「對不起啊...利用你抓人。」那張熟悉的面孔，對我無奈的笑著。

啊...原來我被兩個人欺騙了。

但是這被另一人欺騙的感覺並不一樣，我反而有股想要感謝他的衝動呢？

爾後，我也連同那胖男人被抓回去服刑，只不過我的罪行較輕，

以我是受害者的處行方式減刑。

他對我樂觀地說著：「等你出來後，我再請你吃碗陽春麵。」

被這麼一說，這才明白。

我一直忘記自己是人類這件事。很謝謝你把我拉回太陽下，而不是讓我待在永無止盡的黑暗。

(完)

Le destin (佳作作品)

秋天的氣溫輕輕涼涼的，惹的人瞌睡頻起。

楚青看著店內剛拖好的潔白地磚，腦子中空白空白的，整個人傻楞楞一動不動，這樣的情況維持了好幾十分鐘。

眨了眨眼，注意力轉向店裡的落地窗，想說擦得這麼亮會不會有小鳥撞進來。

一隻手支在桌子上，楚青想著反正下午店長不在，現在也沒客人，還不如偷偷摸下魚打個小盹好了。

不過正當楚青想將所想付諸於行動的時候，好巧不巧門被打了開來，掛在門上的琉璃風鈴緩緩搖晃，白色紫色的琉璃珠撞擊出清脆的聲音，伴隨著一陣清涼的秋風從門的縫隙鑽了進來。

楚青只好拍拍雙頰，強打起渙散的精神，笑容滿面地望著走進來的少女。

「歡迎光臨，請問有什麼需要？」

那是一名綁著高馬尾的少女，走進來一句話也不說，面無表情，還有一絲絲嚴肅。

她站在櫃台前面，只是站著看著楚青，把他看的起了渾身

的雞皮疙瘩，從遇過這麼怪異的客人。

直耿耿的望著楚青，看的楚青心底都毛怵怵的。

不過這情況也沒持續太久，又有人來了。

身著著白襯衫淺色牛仔褲，一頭略長的短發，臉上一副金屬眼鏡，氣質寡淡的一男子。

這男人是楚青任職店裡的老闆，名叫蔚文榆，平時都讓楚青叫他 Elmer。

男子薄唇輕啟：「小楚我剛買了蛋糕，你……嗯？」

楚青馬上用盈滿求助的眼神看著男子。

蔚文榆恍然大悟的看了少女一眼，輕輕的一笑，打了聲招呼：「許安安，等我一會。」

許安安看著男人，慢慢的點了頭，算是回應的樣子。

男子走進櫃檯後的房間庫，拿了一個鵝黃色的長型絨布盒子。

將盒子在少女面前打開，裏頭裝著一條手鍊，主角是朵黃碧璽玫瑰，鍊條是而小巧精緻嵌著綠碧璽月桂枝條。

「黃玫瑰有著美好祝福的意味也是你的誕生花，綠碧璽是希望，月桂是勝利，望你比賽順利。」蔚文榆將盒子推向許安安。

許安安緩緩的拿起手鍊，暖黃色玫瑰靜靜地躺在她的手心，散著柔柔的光芒。

少女臉色並沒有什麼大改變，但是眼中好似閃過了什麼情緒，她將手鍊放回盒子，拿著就走出了店。

「Elmer 你又做白工啊。」楚青微微皺眉，店裡通常是先收材費，等客人收貨時才把剩下的費用付了，這規矩楚青一開始也想不明白，不過也不代表現在想明白就是了，所以他直覺的蔚文榆肯定是個富二代。

「那是我欠她的一個人情，就算是我送的禮物吧。」

「你還會欠人人情？」楚青心裡想著，平時除了嘴饞就足不出戶的蔚文榆，還會有欠人人情的時候？

「你什麼時候變的這麼機靈了。」蔚文榆支著頭，原本就清涼聲線發出的笑聲，像是玻璃門上的風鈴一樣，悅耳令人舒適。

「我原本就很機靈好嗎！」

「那我問你個問題，你在就學時期有沒有遇過非常優秀，讓你想追卻像是永遠也追不到的朋友？」蔚文榆挑了挑眉。

楚青皺皺眉，細想了一下，似乎在他的學生時期，沒有這種人存在，多是像他一樣平凡的人。

看見楚青搖搖頭，男人勾起嘴角，繼續說：「許安安有個從小到大的好朋友，感情如同姊妹，那女孩叫做柯晴，從小就是個父母放心，鄰居誇讚，同學擁戴，老師信任的女孩子，全身上下幾乎不存在缺點，成績好，脾氣好，人長的還很有靈氣，你說，這是不是一個完美的別人家的孩子？」店長將手支在桌子上，撐著頭，一雙貓兒眼微微眯著，看著楚青。

「天底下還有這樣子的人啊。」

不過要是自己有這樣的哥們，那楚青自己還不有多驕傲。

「安安一直以來都以自己的好友為傲，覺得自己很幸運幸運，可漸漸的，隨著父母同學師長的比較比較她的成績、氣質和脾氣，她開始感到迷茫。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安安對柯晴不再什麼事情都毫無隱瞞，而是自己藏著，剛開始她還很不自在，日復一日她的心裡生起了濃厚的、想要爭過柯晴的念頭。」

而在這個時候楚青開口了：「這樣哪裡不好了嗎？想上進不錯啊。」

「嗯.....是啊。你先去給我乖乖的打把展示櫃給擦乾淨，別留下指紋哈。」店長將整個人陷進躺椅裡頭，眯著眼睛，眼中閃著，「想知道？事情做完我再告訴你。」狡黠的光芒。

楚青的臉頰微微抽了抽，對於蔚文榆這表裡不一的頑劣個性基本上也見怪不怪了，只不過對於很喜歡釣人胃口這種惡趣味來說，他還是不敢恭維的。

看著老闆舒舒服服坐在躺椅看他擦櫃子的神情，楚青就是一白眼飛過去，無良老闆，嗚。

正當楚青努力又無力的擦著展示櫃的時候，蔚文榆又在他身後悠悠的開口。

「你有沒有收過恐嚇信，上面布滿紅字的那種。」

楚青搖頭。平時他可是個討喜可愛的孩子哈。。

「柯晴就收過，而且那數量、還不少。」

楚青手裡拿著抹布轉過身來，對著蔚文榆就是一臉不可置信，他覺得這不太合常理吧？

「你要不要猜猜是誰送的。」

楚青歪頭，有不好預感。

「猜一下？」蔚文榆追問。

「還是不了。」轉身繼續擦玻璃。

最怕空氣突然安靜，楚青心裡有個小人這樣唱著，嘻嘻真開心。

過了好一陣，蔚文榆還是開口了：「是許安安。」店長懶

懶的窩在躺椅上，這時候的他就像隻慵懶高傲的貓一樣，抬著一隻貓兒眼看著楚青。

楚青臉瞬間僵住，不過手上的動作也沒停：「等等等等，我有聽錯嗎？她們不是情同姊妹嗎？」

「是啊。」蔚文榆輕輕的說

擦完櫃子的楚青走回櫃檯坐到自己專屬的小凳子上，擦了擦手拿出蛋糕：「這事情 Elmer 你應該不是聽別人說的吧。」

「我看到的。」

楚青覺得自己臉上一定露出了驚恐的表情。

男人對露出了無奈的微笑：「把你腦裡面的廢料丟掉好嗎？以為我每周三中午後就會消失兩個小時是因為什麼，我在許安安的学校當美術老師。」他閉上眼貌似是在回憶著：「前一陣子的一次下雨的午後，應該是.....在上課中吧，當天我比較晚離開，結果在許安安教室看見一個鬼鬼祟祟的人影，我想他們下節課是外堂，於是就躲在一旁偷看了。

「結果看見許安安將一片薄薄信紙東西放進別人的櫃子裡，人走了之後我湊近一看，櫃子是柯晴的，裡頭放著一張充滿紅色血字的信，上面貼著咒人的剪貼，還挺怵人的，不過事後我也沒像她提。

「許安安是我的學生，大家上課的表現我都會看在眼裡，最近她越來越奇怪，魂不守舍的，但圖畫在著色的時候，她配色用的很奇怪，讓人很難不注意，而且下筆的力道都很用力，像是內心很壓抑。」在這之後蔚文榆停了一下，抓抓頭，繼續說：「後來從她直屬學姊那聽到，最近她似乎跟柯晴吵架了，常常聽到許安安在抱怨，這才讓我相信肯定是發生了什麼。」

「但那手鍊是怎麼回事？」

「是我送安安的比賽禮物，為了慶祝她空手道冠軍，這小姑娘跟我感情最好，這是最後一個學期待在學校教書，她知道我私下的職業，原本是想訂製一個許願符一樣的手鍊，不過我就送給她了。」

這時候楚青才想起 Elmer 這副年輕的樣子已經是二十八歲了。

「你這樣一說，我總覺得心裡怪怪的。」超出一般人的第六感又在楚青的腦中不停喧囂著。

「期望是沒有事，不期望是好事。」這句話有氣無力的，蔚文榆又如同喃喃自語一般從口中吐出：「我可不能再坐視不管啊。」

「Elmer.....」

楚青皺著眉。

□

再說許安安這裡，情況說不上好，就是慢慢走向壞的一頭。

對於柯晴，因為心裡的偏向，許安安的心中被自己的忌妒侵蝕得剩下滿滿怨懟，自我感覺柯晴一直都瞧不起她，而自己卻像個哈巴狗似的圍繞在她身邊。

而最近柯晴則常常發現自己的東西不是莫名的失蹤、櫃子被人放了寫滿紅字的詛咒信，就是筆記本的封面不知道被誰劃開，連有次體育課她的鞋子還在廁所裡被找到，她越來越不安，想不出是誰這麼討厭她。

就連和她的閨密許安安，也在一周之前吵架了，到現在都沒有說過一句話，原因只是許安安小考失利，這樣一件平時根本經不起任何波浪的小事。

柯晴覺得很奇怪，安穩的生活、如同親人的摯友，全部都

像是變調，一兩樣樂器失去了音準，就什麼都不對了。

好不安，真的。

一個人提著深藍色的學校提包，剛下課，她走在漸黃的街上，漫無目的，身旁開心的行人們互相打鬧的從身邊走過，與自己寂靜的身周形成強烈對比。

想起以前，國中時期的她和小安，常常兩個人手牽著手逛在這街上，到甜點店一人點一個蛋糕，怕胖同喝著一杯奶茶，就這樣待一個下午，再兩人拉著手一起走回家。

可這些美好的時光，已經很久沒有體會過了。

不知不覺，柯晴不知不覺的走進一條小巷裡，走到底出現了一間店，像是小說裡的魔法小屋。

小木架上的招牌用花體字寫成的 Le destin 像是蝴蝶般的輕盈、手寫字深深的吸引著視者的目光。

擦得透亮的落地窗擺著幾個展示台，上頭的放著琳瑯滿目的飾品，看的柯晴睜亮了雙眼，女孩子還是禁不起漂亮事物的吸引。

上面鑲著小顆鴿血紅女式戒指、蜘蛛網紋的綠松石水滴墜鍊、有著鮮豔遊彩的歐珀小花項墜和濃豔的翡翠介面等等的，每件飾品都透著純淨的氣質，沒有過多張揚，卻會深深引人注

意。

「歡迎光臨」一名少年從玻璃門後探出頭，彎起和藹可親的微笑，沒有侵略性，讓人心中不自覺感到安心。

「啊、我……」柯晴不自覺的撥了撥瀏海，臉上露出尷尬的微笑。

「要不要進來坐坐，現在沒顧客，我剛泡了紅茶喔？」少年笑得眯起了眼，髮絲隨著歪頭垂了一些下來。

笑起來好像柴犬啊，看起來很人親切，柯晴心裡想，想了想說：「謝謝。」

這名笑得燦爛的少年就是楚青。

楚青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做，只是覺得柯晴明明是笑著看著展台上的飾品，但雙手緊緊的攥緊提包，用力到手都冒出青筋了，肯定有哪裡不對，所以就腦子一熱出來打了招呼。

□

室內充滿著溫潤的紅茶香氣，眼前的少女看著靜止的深紅色茶湯，沉默的一動也不動。

讓的楚青也十分的不自在，他抓抓臉，「妳還好嗎？」

「啊？呃、可以。」柯晴明顯一看就是心不在焉的在回答。

這時蔚文榆從後頭小房間的梳洗間走出來，窩進上躺椅，

喝了一口剛倒的紅茶，看向眼前的少女。

男人對於突然出現在店裡的女孩卻是毫不驚訝。

「柯晴，妳怎麼在這裡？」明明就是疑問句，語氣卻沒什麼起伏。

楚青露出詫異的表情，原來這個人就是前幾天提到的柯晴。

「老師！你……」柯晴聽到聲音驚喜的抬頭。

「剛剛想什麼去了，居然沒注意到我。」蔚文榆輕笑說道。

「不是……」柯晴不好意思的笑了。

在下一刻，蔚文榆露出一道不一樣的微笑。

「你們兩個去後頭，暫時不要出來，也不要出聲。」蔚文榆突然來了來了這麼一段話，讓兩人都愣的摸不著頭好：「快啊！」男人催促道。

「……好。」拿起提包，柯晴走到後頭。

「小楚，把柯晴的杯子收起來。」

楚青點點頭，依話把茶杯收進後面的櫥櫃，正時也不需要像 Elmer 多問什麼了，因為他已經看到人影了。

許安安。

『叮啞——』

清脆的琉璃撞擊聲響起。

「歡迎。」蔚文榆微笑著

許安安自己掩上了店裡的門，冷不防地說：「我覺得自己就像是個惡魔。」頭垂的低低的，讓人看不清楚她的神情。

「坐吧。」男人道。

許安安坐下來，將臉埋進手裡，發出微微的吸鼻聲。

「就在兩天前，小晴放了一封信在我櫃子裡，上頭全是道歉的文字，若是成績不好我們可以一起努力，因為我是她是最好的朋友，如果我媽覺得我不夠乖，她也不在意做一些規矩外的事，跟我一起翹課，如果同學嫌我脾氣不好，她也可以讓自己變的孤僻，我是她重要的親人，她說讓我不要討厭她，因為她.....很寂寞。」少女的掌心發出啜泣的哭聲，在安靜的環境顯得格外的明顯。

「我覺得自己好像喪了心一樣，我怎麼可以做出那些事情來傷害小晴溫暖的心，明明.....明明之前一切都還好好的。」

「妳知道我之前送妳的那條手淚真正想要告訴你的是什麼嗎？」

許安安抬頭，搖搖頭。

蔚文榆緩緩開口道：「黃玫瑰不只代表美好的祝福，還代

表歉意，月桂是勝利，卻也有著不誠實，而綠碧璽給予希望，也會帶來新生。」話落，停了一會兒：「妳知道我要和妳說什麼了嗎？」溫柔的語調響在這充滿溫暖茶香味的室內，合諧的融入。

「我、我……」夏安安愣著抬頭，眼淚如同斷了線的珍珠一般。

「妳不要被嫉妒給蒙蔽了，不坦承而一昧鑽牛角尖並不會帶來勝利，在使柯晴傷心之後勇敢的去道歉，讓你們兩個的友情重獲新生。」蔚文榆嗓音低沉，聲音聽起來很是嚴肅：「回去好好想想，我就不送了。」

楚青探出頭來，看著許安安走出店裡那落寞的背影，突然覺得心裡哪個地方酸酸的。

「不覺得懷疑是一件很累人的事嗎？人類為什麼老不能相互信任呢？我寧願什麼也不在意，也把自己給困在死胡同裡，讓自己身心憔悴。」蔚文榆窩回躺椅，掩著臉，發出悶悶的聲音。

柯晴捂著嘴從門後走出，不想讓自己發出哭聲，可是似乎做不到。

「妳也懂了這些天發生的事了。」男人目光直直的望向柯

晴，毫不動搖：「至於妳和安安，要裝做沒有這件事原諒她，還是直接把話攤白了說，狠狠罵她一頓，所有的結果都是妳決定。」

「好。」柯晴點點頭，拿起自己的提包往外走，在轉身之後蔚文榆又叫住了她。

「手伸出來。」放了一樣東西在柯晴的手中

走回街道上，柯晴才打開掌心。

手掌心躺一枚閃著美麗遊彩的歐珀所做成的項墜，手掌收緊，輕聲說了聲謝謝。

□

過了好幾天之後。

「結果呢？後續發生了什麼嗎？」楚青懶洋洋的趴在玻璃面上，讓臉貼著冰冷的玻璃降溫。

蔚文榆先是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翻了翻抽屜。

「皆大歡喜，上周去參加了給我的歡送會，在一群哭的要死要活的學生後頭，柯晴和安安兩個小姑娘牽著手，給我比了顆大愛心。」店長扭扭脖子，把剛剛找出來的一枚戒環戴上：

「哼，幼稚。」嘴上這麼說，嘴角還是止不住地彎起。

那是一枚歐珀和紅寶石交錯相鄰的戒環。

歐珀是十月的誕生石，而紅寶石則是七月的誕生石。

代表著柯晴和許安安的故事。

FIN.

天真 (佳作作品)

爸爸：「你真的有想過往後的日子要怎麼過嗎？你這樣子隨隨便便就決定一件事情你以後一定會後悔。」媽媽：「你再想清楚一點，聽爸爸媽媽的話好不好？」阿木：「我已經跟你們講過很多次了，我已經決定好了，拜託你們不要一直把我當成小孩子好嗎？」爸爸：「這是你自己說的，你一定會大錯特錯的，將來你如果會後悔就不要怪我們沒有阻止過你。」阿木：「將來的事情我自己看著辦，我已經長大了，我是一個成年人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話一說完，阿木離開了、爸爸沉默了、媽媽流下眼淚了。阿木坐在椅子上，想起了這段過往，難過了。當初的他，是一個沒有目標的青少年，整天都只想著玩。或許他本來就不愛讀書，或許他終於解脫了高中的課業壓力，當時的他，只覺得自己，自由了。學測考完當天，阿木輕鬆了。終於熬過這天了，終於解脫了，終於不用再每天辛苦讀書了，終於不用再每天煎熬寫考卷了。距離成績公布，還有兩個半月的時間，這段時間就放肆地玩吧！就這樣糜爛了兩個多月的日子，學測成績出爐了。怎麼可能？這是怎麼

回事？我怎麼會考這種成績？我不敢相信！我不能接受！

拿到成績單的當下，阿木受到了巨大的打擊，居然比自己預測的成績還少六級分。幾家歡樂幾家愁，有的同學歡聲雷動，當然就有的同學哀聲四起。老師開放手機時間給各位同學通知父母，阿木拿起手機，撥給了媽媽。媽媽：「發生什麼事情了嗎？這個時間怎麼可以使用手機？」阿木故作鎮定：「今天收到學測成績了。」媽媽：「真的嗎？成績如何呢？」當阿木說出成績的同時，媽媽雖然有點不敢相信，但是也感覺到了阿木低落無奈的心情。媽媽：「沒有關係啦，放學回家再來討論好嗎？先不要想那麼多了。」結束通話後，阿木繳交回手機，坐在座位上不發一語，這種狀態持續到了放學鐘聲響起。回到家的阿木，猶如一具沒有靈魂的人偶，眼神空洞，四肢無力。媽媽知道阿木受到相當程度的打擊，決定安慰阿木並做適量的溝通。媽媽：「考不好沒關係，不要那麼在意。」阿木：「怎麼可能不在意？我徹底搞砸了。」媽媽：「是這樣沒有錯，但是你也必須要接受這個事實，而不是一直垂頭喪氣。」阿木：「那麼我應該怎麼做呢？」媽媽：「如果你不滿意這個成績，你可以認真考慮準備指考。如果你要接受這個

成績，那你就應該思考並且決定要選擇什麼大學什麼科系才對。」聽完這句話，阿木彷彿得到了一線生機。經過幾天的冷靜之後，阿木恢復了平常的狀態，重新振作起來。但是此時的阿木沒有目標也不想讀書，就算成績不滿意，還是完完全全不想準備指考。還好阿木平時在校表現不錯，有得到繁星計劃的資格。所謂的繁星計劃，就是能夠使用在校成績來被推薦給大學，這樣子就不需要準備面試以及個人自傳了。懶惰的阿木認為不能浪費這個機會，決定使用繁星計劃來選擇學校。由於家鄉位在宜蘭，阿木為了方便能夠常常回家，大學選擇了臺北區，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只是因為距離宜蘭比較近。學系選擇了觀光系，沒有什麼特殊的原因，只是因為感覺課程比較輕鬆有趣。天真的想法加上沒有什麼夢想，只想著大學要好好玩得過癮。阿木卻不知道，這是一場人生悲劇的起始。儘管阿木不愛讀書，但是暑假還是會去找找打工。一是避免暑假閒得發慌，二是想要靠自己的努力來換取金錢，三是順便貼補家用。阿木成功找到一份工廠的工讀生工作，接下來的兩個月就要在這間工廠好好學習與打拼。雖然工廠的工作並不複雜，可是工作內容重複性高且耗費體力，阿木才經過

一個禮拜就開始感到無聊了。阿木心裡想著：這份工作還真是無趣呢！可是為了賺錢也只能認命了，上大學之後一定要玩得痛快！想到這裡，阿木的嘴角泛起一絲笑容。距離大學開學還有一個禮拜，阿木非常興奮，因為終於可以親身體驗大學的快樂生活了。開學當天，阿木迫不及待地前往教室，看著學長姊在幫助各位新生，阿木知道，新的生活開始了。課比高中少、時間又可以自由運用，阿木覺得大學真的是所謂的天堂。但是隨著時光逝去，阿木漸漸有了不如所想的感覺。不喜歡讀書的阿木，上課不是睡覺就是玩手機，或者乾脆直接翹課。空閒的時間也沒有充分運用，盡是浪費在玩樂上面。花了學費卻沒有學到任何東西，也覺得自己生活糜爛，整天無所事事。經過半年的思考之後，阿木有了想要休學的打算。經過與家人多次的討論，父母還是放手了。他們知道，現在的阿木怎麼樣也講不聽，出社會一定還需要一段時間適應，但是或許也能讓阿木學習到難得的經驗也說不定。沒有一技之長的阿木，找工作也只能找技術性較低的職業，最後找到了加油站的晚班，當起了正職加油員。加油站的工作並不困難，只要細心注意就可以避免犯錯。儘管是粗心的阿木，經過一個

禮拜的訓練，看起來也是相當有模有樣呢！半年過去了，阿木產生了不一樣的看法，他思考起了人生的問題。現在的生活，雖然工作輕鬆、時間充裕、和同事相處也愉快，但是為什麼會覺得如此空虛呢？是因為薪水只有兩萬出頭的關係嗎？不，並非是薪水的問題，而是感覺的問題。現在的生活如此平凡，這並非是什麼壞事情，可是二十歲就過著平凡的日子是否太早了？人生的路還很漫長，不是應該要趁著年輕時認真衝刺，努力打拼自己的未來嗎？不是應該要趁著年輕時四處闖蕩，增廣自己的視野嗎？不是應該要趁著年輕時學習專業知識，強化自己的社會競爭力嗎？這一瞬間，阿木頓悟了。他嘆了口氣，眼角微微濕潤了。原來之前的自己是多麼的天真，原來之前的自己是多麼的愚蠢。該努力時卻不努力，該聽話時卻不聽話。爸爸媽媽的關心，此刻卻刺痛著阿木的心。爸爸媽媽的用心良苦，此時才讓阿木深刻感受到。浪費了許多光陰，讓爸媽如此擔心，阿木不自覺哭了，卻也笑了。哭是因為之前什麼都不懂，笑是因為現在什麼都懂了。阿木內心的漆黑房間，頓時開了一扇窗，陽光和溫暖滲透了進來。當爸媽聽到阿木想要重考大學，都驚訝到說不出話來。當然首先一定

是不相信，曾經的浪子，有可能回頭是岸嗎？但是當阿木篤定地說出了自己未來的規劃，以及他堅定且認真的眼神，爸媽知道，阿木已經不再是以前的阿木，徹徹底底改頭換面了。當阿木說出：「對不起，都怪我之前不懂事，你們願意原諒我嗎？」的時候，爸媽知道，阿木真的成熟了，阿木真的長大了。距離指考只剩下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阿木知道雖然時間不是很足夠，也已經一年多沒有讀書了，但是這是改變人生的一次重要機會，絕對不能白白浪費。把握時間努力讀書，終於到了指考的日子。進入考場前，阿木告訴自己，盡心盡力，不要再讓自己遺憾了。完成全部考試之後，阿木離開考場，望著天空。曾經被眾人唾棄的人，真的可以得到重新開始的機會嗎？曾經的年少輕狂，現在已成往事。人生的道路就是不斷向前走，別想回頭，也無法回頭。儘管成績不如想像高分，儘管大學無法錄取心中第一志願，阿木還是笑了。阿木知道這次他抓住機會了，所以他非常珍惜，也非常感謝。機會出現時，切記緊緊抓牢，勿向命運低頭。宿舍開放當天，阿木跟著爸媽一起抵達宿舍房間。整理完房間後，阿木目送爸媽離開。看著慈祥的父母親，阿木知道，因為他們的不離不棄，

才能造就現在的自己。阿木發誓，絕對不能再讓他們失望了，也絕對不能再讓自己失望了。距離開學還有兩天，阿木相信，這四年的學習一定會有所收穫。慎重規劃，不再虛度光陰。制定目標，不再原地踏步。奮發向上，不再懶惰糜爛。一切重新開始了，就算不被看好，儘管年紀稍長，只要擁有充足的決心，改變是從來不會嫌晚的。阿木將帶著成熟穩重的思想，勇敢迎接各種新的人生挑戰。不管未來會遇到何種困難，也絕對不輕言放棄。因為經過了社會的歷練，阿木已不再是天真單純的男孩，而是成熟懂事的男人。